

里。生。

惨无人道的鬼子，不但杀了我三千同胞，还把平顶山几百户人家的住宅焚烧光，使无数爱好和平的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鬼子还强迫好多朝鲜人把尸体拉到山坡的洼地里，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用火烧掉。然后，在山上挖了几个洞眼，装进炸药，崩下土掩埋了尸体，种上树木，企图毁灭罪证。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东北历次大惨案》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

老黑沟惨案

老黑沟惨案纪实

郭志明

一、德林部队屯兵老黑沟

老黑沟，亦谓霍伦川、呼兰川，在呼兰河的上游，现舒兰县榆树沟乡全境。沟谷自东南向西北走向，全长40公里，最大宽度4公里。两侧是连绵起伏的张广才岭支脉，重峦叠嶂，山高林密，古木参天，沟壑纵横，地势险要。“九·一八”事变后至1935年老黑沟惨案发生前，四合川、老黑沟一带广大山区，是

日军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当时活跃在舒兰、五常东部山区的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抗日武装是宋德林领导的反日山林队。老黑沟是这支抗日武装的根据地之一，经常屯兵千余人。这里既便于隐蔽藏身，又能够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宋德林部队凭借这里优越的地理环境，坚持抗日游击斗争。

这支号称“德林”、“太平”的抗日武装部队的全称是“东北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大队”，宋德林任大队长（见《东北抗日斗争史论丛》第一辑114页）。大队下有若干支队，支队下有若干分队。据老黑沟事件卷和张保桦提供的资料，“德林”、“太平”大队的支队有10多个、分队有30多个。现在知道的有24个支、分队的报号，即：双阳、双山、双龙、双胜、九海、九洲、九龙山、金山好、西来好、老来好、占山好、六阎王、大金字、老二哥、串山红、广林、天元、野猫、德平、访友、平阳、忠义、姚二楞、占中华等。其中，有的支、分队不属德林、太平领导，如双胜。经常驻扎在老黑沟的支、分队有16个。

这支相随东北沦陷而崛起的抗日武装部队，主要活动在舒兰、五常、榆树、蛟河（包括当时的额穆县）四县，在舒兰境内他们以老黑沟为依托，经常活动在四合川（当时拉林河以西为舒兰县境内）、呼兰川、暴马川、珠琪川、金马川一带，主动控制拉滨铁路的中、南段。1932年3月，宋德林部为阻止日本侵略者“鹿岛铁路株式会社”由马鞍山往上营铺设铁路，派第三支队长邢文奎带两名警卫员，通过启发爱国思想和利用家乡关系，结识了筑路小队长，搞到三个筑路袖标。当日军开早饭时，邢队长混进领料工人队伍，只身闯入食堂，双枪轮射，把正在吃饭的58名日军全部击毙，拔掉了牛头山炮楼。缴获机枪3挺，八二迫击炮1门，子弹30多箱，炮弹20余箱，步枪50余支。救国义勇军共来20多人，加上筑路工人帮助，将所有的筑

路器材和大部分粮食（一部分分给工人）运往二甲沟。

自1931年9月23日日军侵入舒兰后，不断强化法西斯统治，1932年开始在县公署委任日籍“参事官”，总揽军政财文实权，全县境内碉堡林立，遍布日军守备队，到处是特、警、宪、探。面对日本侵略军阴森恐怖的殖民统治，我抗日救国义勇军针锋相对，处处给敌人以重创。1932年农历五月十日^①，救国义勇军一支部18人，带4挺机枪，在筑路队掩护下，进入上营东干沟，埋伏在大桥碉堡南山上。翌日清晨，将要进入碉堡的12名日军全部击毙，缴获机枪1挺、步枪9支，炸掉碉堡。同年，抗日救国义勇军的“太平”、“广林”部队，袭击了水曲柳岗街的日本守备队，击毙日军多人。1934年3月，抗日救国义勇军宋德林率部捣毁驻上营日军守备队炮楼，击毙日军50人，缴获其武器。

日军屡遭重创，驻守在新站、正营、小城、平安、山河屯、五常一带的日军守备队，像坐在火山口上，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一面派密探四处侦察，一面派守备部队和伪军、警察到处讨伐围剿。1933年2月19日，日军探得我德林部队正在桦曲柳顶子开会，当日下午日军出动9辆汽车，载300余人，突然包围了桦曲柳顶子。德林、太平部队毫无作战准备，兵力不足，仍然顽强地与日军战斗到天黑，才突围出去，打死了不少日军，自己损失也很重。

敌人的残酷围剿，更激起抗日战士对敌人的仇恨。德林、太平部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对日军的讨伐围剿展开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经常出没在拉滨、吉敦铁路线和老爷岭一带，和日军打一仗就回到老黑沟一带山区休整。他们来无影去无踪，打

① 本文中月、日凡用汉字表示的，系农历的时间。

得日本兵晕头转向。1934年初，小城日军守备队，探得救国义勇军在上营牛心顶子休整，便出动130名日军、80名伪护路军，从太平沟进山，企图一举歼灭义勇军。但是，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义勇军早有准备，做好埋伏，决定放过伪护路军，全歼日军。当伪护路军接近前沿阵地时，义勇军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日军已进入我伏击圈，护路军兄弟卧倒吧！”义勇军复仇的子弹暴风雨般射向日军，当场击毙击伤日军60多人。这一仗不仅缴获近百支步枪、机枪及20余箱弹药，还壮大了队伍，伪护路军50多人参加了救国军。1934年5月，抗日武装“占东洋”部，智袭上营萝卜顶子，击毙日军5人，缴获步枪8支、轻机枪1挺、手提式枪1支。1934年种地时，48名日军到碾子沟讨伐抗日队伍。有父子二人住沟口窝棚里种地，日军问这沟里有没有“红胡子”，老头说：“有”。于是，日军让老头带队进沟。当走到四块地处，老头让日军看草趟子，日军认为是多人走过。转个弯，老头拣到一个肩章给日军看，日军认为确有“红胡子”。追至碾子沟里，老头要找水喝，日军官让2名日军随去找水。这时枪声大作，老头跳沟入水逃走。日军47人被击毙，只逃走1人送信。第二天，日军用兵车运回47具尸体，在小城子裹白布火化。

日军遭此重挫后，为了割断我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疯狂地向我抗日军民进行反扑，以残暴手段制造“无人区”。1934年旧历四月初一上午11时，日本守备队开进上营太康村柳条沟屯，枪杀柳条沟屯大人、小孩32人，只有4人死里逃生。制造了一起灭绝人性的屠杀中国无辜百姓的柳条沟事件。

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我抗日战士只能用更沉重的打击来回答。1934年中秋节后，抗日救国义勇军的西来好、黑虎队、占德山部队，计110多人，在小城的荒凉岭围歼了小城守备队的讨

伐军34名，20名伪军全部缴械投降，缴获长枪53支、短枪3支、机枪2挺、子弹1万发、马4匹。战后，当地群众编出歌谣：“日本鬼，你别来，到了荒凉岭，就上望乡台。”1935年1月8日，伪舒兰县公署高等参事官高比虎之助（日本人）在前往吉林途中，被我抗日部队拦截袭击，当场与他同时毙命的还有4名伪警察。同年2月，德林部在五常通口一带激战，打死1名日军指挥官。

日本侵略者屡遭失败，几经损兵折将，对我抗日救国义勇军恨得咬牙切齿。于是，在小城街里贴出布告：悬赏“捉住王德林者一两骨头，一两黄金，一两肉，一两白银”（此证见《老黑沟事件补充卷》^① 53页、58页。疑敌误以为“德林”者为王德林，实为宋德林——笔者注释）。在县城里贴出布告：“抓住太平、德林、西来好、姚二楞赏一万元，拿人头五千元；广林、双龙、占中华、平阳，活的五千元，人头三千元”（见《舒兰文史资料》张保桦《西来好》一文）。在山河屯贴出布告：“抓住宋德林赏二万元，打死赏一万元”（见《老黑沟事件》一卷48页）。同时，多次派出奸细到处侦察抗日救国义勇军的活动情况。

活动在老黑沟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在得不到外界任何支持下，武装弹药、吃穿都靠自己克服，要坚持斗争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们并没失去信心，没吃的靠群众，他们帮助群众种地、打柴；没有弹药，就向日军要。德林、太平部队经常在老爷岭一带用地雷崩大车，打兵车，在拉滨线、吉敦线上劫火车。有时也到平地沟、窝瓜站、额勒赫及蛟河、舒兰一带绑架富户豪门，向他们索要钱物，这些人放回去后就向当地日本守备队报

^① 《老黑沟事件卷》系解放后，历年来自查当年受害人及审讯当事人（当时充当日军翻译、向导）的证词，汇集成卷，称之为《老黑沟事件卷》。此卷现存吉林省舒兰县榆树乡党委。

告，说老黑沟都是“胡子”，老百姓都通匪。于是，驻蛟河、新站、小城的日本守备大队派出的奸细开始进入老黑沟进行侦探。日军翻译金采龙，从事密探活动，经常进入老黑沟刺探我军情报。金采龙家住窝瓜站，平时在家溜溜达达，啥也不干，抽大烟，搞卖白面（毒品），成天和日本朴翻译喝酒。金采龙与蛟河的日本领事馆金山关系甚密，通过金山介信，将金采龙的儿子介绍到蛟河日军守备队当翻译。德林、太平部队为除掉金采龙，经侦察，终于在1934年6月由天元队在老爷岭站将其抓获。部队走到哪里就把他带到哪里，开始在桦曲柳顶子老张家，挂在房里的磨架子上。8月带到柳树河的石家庄，让两个姑娘和一个媳妇看着。在两个姑娘去抬水，媳妇睡觉时，金采龙乘机跑掉了。跑到新站向日军守备队报告：“老黑沟没有好人，都是胡子，男的当胡子，女的看票。”

抗日武装对日军的打击，使日军如芒在背，奸细的报告，更使这些杀人如麻的日军火上浇油。于是，日军为扑灭抗日烈火，急忙调集兵力，于1935年初从齐齐哈尔调防日本满洲派遣军第十六师团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进驻蛟河。一个阴谋消灭宋德林部队，血洗老黑沟的血腥计划就这样形成了。

据《老黑沟事件》原卷载，经常进入老黑沟刺探我军情报的还有陈生。

陈生严加看管，原吉林“江西”（即松花江西）人，1922年在他十几岁时来到窝瓜站，在孙喜武家落脚。长大后曾于民国年间在张广才岭下三道河子的十连当兵，日本军队侵占东北后不干了。当兵回来后住在平地沟口张庆朋家，作过一段木帮把头。此人是个二流子，游手好闲，整天要大钱。张庆朋在自卫团，经常不在家，陈生便与张妻鬼混。大同2年（1933年），吉林省岔路乡朱家床子朱老四（朱子岐）经常到平地沟、窝瓜站

来收山货，便与陈生相识，后经朱子岐引荐，陈生作了日军的密探，经常以木帮把头的身份进入老黑沟，侦探老黑沟抗日部队的活动情况。1935年春被宋德林部“六阎王”队在平地沟将他抓获，同时被绑来的还有朱恩祥^①。抓来后放到柳树河的一个住户家，绑在磨道上。“六阎王”队在里屋，这家妇女在外屋做饭，陈生向妇女要饭吃，妇女给他米汤喝，他又向妇女要板子坐，妇女发现陈生解松绑绳要跑，急忙报告“六阎王”队，将陈生严加看管，后把陈生带到刘喜林家。旧历四月二十六日午前，陈生乘“六阎王”队看守人员睡着了，偷偷解开绑绳跑掉了，妇女见陈生已跑就报告看守人员，看守人员便追他。当陈生跑到刘书汉家门前时，见刘书汉正在喂猪，就说：“快、快，小孩把我藏起来，胡子撵上来了。抓住就没命了。”于是，刘书汉便将他藏到西仓房的米仓子里。追兵过后，陈生当天逃回窝瓜站，正赶上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来到这里，陈生便找到在这里已做日本翻译官的朱子岐进行报告，并主动要求拉道（充当向导）血洗老黑沟。在拉道血洗老黑沟时，人称二等翻译（陈会朝鲜语，向朝鲜族翻译说后，再向日军说），带领日军到柳树河先把看守他的那些人家全部杀掉，把房子烧掉，并领日军各沟岔搜杀无辜百姓，成了血债累累的刽子手。

二、日军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 的讨伐计划和行军路线

(一)

日本满洲派遣军第十六师团三十八联队，亦称奈良联队，是

^① 在有关“老黑沟惨案”的“原始资料附录”中张连清回忆中的“朱文国”及“朱恩祥”，与本文中此处提到的“朱恩祥”，均系一人。因回忆有误或笔录有误等原因，造成差误，确切姓名待考。

1934年4月由日本奈良开赴东北进驻齐齐哈尔的，队部设在齐齐哈尔，至1936年4月随日本关东军开赴关内，1937年12月13日，“就是这个三十八联队登上过南京大惨杀的舞台，是参加攻克南京城的部队之一”。

三十八联队联队长为田路大佐。下设3个大队，第一大队，活动在哈东哈南，在五常、阿城、珠江、宾县、榆树一带对抗日武装进行讨伐；第二大队，进驻间岛省（即延吉）；第三大队进驻蛟河。每个大队下设4个中队，按数字序列排为12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3个小队，共36个小队。每个小队有40人，全大队共600人。据《老黑沟事件》卷提供的资料，现知道日方军官和翻译的名单是：第三大队长车少佐，翻译朱子岐，第十二中队长佐泽，翻译高宽瑞，第十二中队的第一小队长中村，翻译金立，第三小队长松源，翻译金永汉。

（二）

日军三十八联队不同于驻守地方的守备队，是专门执行讨伐任务的部队。来到蛟河后，车少佐依据当地守备队得到的情报，很快制订了春季大讨伐的行动计划，讨伐的目的是剿灭宋德林部队，讨伐的重点区域是老黑沟，讨伐的政策是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为了这次讨伐，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作了周密的准备：

1. 每个兵配1名苦力背小背，全大队共有600名苦力。大多数苦力是从锦州、沈阳、长春、吉林抓来的商人、学生、市民。这些背小背的苦力，日军看管很严，但也不断跑掉，流失和死亡，大量减员，他们便从当地抓苦力补充，单从窝瓜站抓背小背的就有200来名。对背小背的、拉道的给一定报酬，背小背的一天给六角，拉道的一天一元五角。

2. 招考翻译。1935年旧历四月上旬，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在蛟河招考日本翻译，不论朝鲜族还是汉族，凡会日语的即可报考。考试方法很简单，主要考核会话能力，拿汉族小学二三年级的书念念，对几句话，就算考试合格。凡考试合格者当即换上日军军装，每天报酬二三元钱，另外没收的钱、鸦片、物品“翻译的给，统统发财”。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都配上1名翻译，全大队共配翻译17名。

3. 绘制讨伐地图。在日军军部制的军事地图上，第三大队绘制了日军行动计划地图，把抗日部队走过的路线都划上红线表示。抗日部队住过的地方，称为“匪窝”，都划上红圈表示。每个小队长以上日军军官手里都有一份。

4. 提前到老黑沟进行“安抚”。按照第三大队血洗老黑沟的预谋计划，为了摸清老黑沟的地理环境，稳住老黑沟的老百姓，曾在1935年旧历正月末、二月初，部分日军先到老黑沟进行“安抚”。住在老百姓家分毫不取，并告诉十家长、百家长，要在五月节开会，叫老百姓不要出门。当时十家长、百家长以为是如何宣传满洲国成立内容，没料到是来杀人。

(三)

经周密的讨伐准备后，日本满洲派遣军第十六师团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于1935年旧历四月十三日（公历5月15日）开始春季大讨伐。第三大队全体日军和苦力计1200多人，从蛟河出发，沿吉敦铁路徒步行军，当日到柳树河车站附近15公里处的一个屯子住下。第二天经白石山车站进入南山沟，又走20公里到某高地住一星期。驻扎在这里的目的是截击宋德林部队，每天四外山上调查“匪情”，熟悉山头，碰见1名挖药的山民，当场打死。从某高地出发，十二中队到黄松甸子，其他中队和部

到二道河。当晚，队部在二道河开会，将新招考的翻译官分配到各中、小队。第二天，经黄松甸子由西北过岭，在岭上住一宿，枪杀了1名50多岁采药山民。第二天到额勒赫，在这里住一星期。当时驻守这一带的日军守备队，驻防在窝瓜站（也叫退转），队长大河田，管辖平地沟、八里堡、额勒赫。讨伐队到额勒赫的第四天，即旧历四月二十六日便准备在这里开始清剿，进行屠杀，按讨伐的行动计划，窝瓜站也在清剿的范围之内，地图上画了红圈。旧历四月二十五日日军用25辆汽车往窝瓜站拉给养。傍晚，日军先头部队150人开进窝瓜站，部队一到发现南山约一里处的地里有火堆冒烟，就架上机枪向南山扫射。后日军守备队与他们通话后才停止。天黑后，日军先头部队和日军守备队写了一封说明这里不是“匪窝”的信，插上鸡毛，让3名自卫团人员往额勒赫送信。到额勒赫的河对岸，由于手电晃动的暗号不对，对岸开枪打伤4人，3人跑回窝瓜站，跑时将信丢在河岸边。讨伐队遂到岸边拣到信后，决定不在窝瓜站一带讨伐。于是，第三大队队部开始向退转运动。于此同时，从老黑沟逃回去的日军奸细陈生到退转找第三大队翻译官朱子岐报告，说老黑沟没有好人，老百姓都通匪。并主动要求为日军拉道。于是，旧历四月二十七日，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兵分三路向老黑沟进发，开始血洗老黑沟。一路约200人从退转出发奔北大秧，北折西北岔，走不过去，又回呼兰岭，奔四合川，到平安。这一路没有走到老黑沟。第二路是从退转出发，向北过腰呼兰岭，过岭见人就杀，直杀到榆树沟；这一路的后续部队直接到青顶子，第二天开始屠杀。第三路从额勒赫出发，奔小北沟、保林，从石门子过威虎岭，到青顶子，第二天开始回过头往榆树沟、蔡家、福安一带屠杀。四月二十七日从退转出发的日军，来到火烧岗（蛟河龙凤辖地），碰人就抓，共抓12人，杀

了9人，跑了3人。后自卫团找到日军，一看地图说错了，回头就往老黑沟去了。从额勒赫过来的日军，到蛟河界内的保林就开始杀人，在西门外杀了8人。这时自卫团长王瑞生找到日军，说这地方归双顶子管，于是日军向老黑沟那边去了。日军血洗老黑沟后，于旧历五月初五、初六两日，大部队陆续由新安撤出老黑沟，经珠琪口进入金马川到向阳山，由向阳山到平安站；第十二中队于五月初七由柳树河北山进入珠琪川，途中，在汪江店东山杀死两伙逃入山中避难的山民，路经六滴、五滴、四滴，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听上头被杀，人们便往沟下跑，跑到四道滴达时，有七八百无辜老百姓被日军截住，日军已支上机枪准备屠杀。这时，由珠琪沟口骑马来些日本人，双方说阵话，同时，又见飞机撒的小报，才免于被杀。十二中队由珠琪沟趋向阳山，休整后开到山河屯，由山河屯到平安站。这时，第三大队开始执行归屯并户搞集团部落的任务。大队部设在凤凰顶子，各中小队分散到各村屯搞集团部落。第三大队的春季大讨伐，由蛟河出发，到凤凰顶子为止，共40天时间。

三、日军血洗老黑沟

日本满洲派遣军第十六师团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血洗老黑沟的时间，是1935年旧历四月二十七日到五月六日，共10天。从老杉沟、桦曲柳顶子（今长安、万寿一带）直杀到八台。屠杀的重点区域有两个，一是老杉沟（桦曲柳顶子）；二是青顶子、柳树河子、榆树沟，以青顶子、柳树河子为中心区。在屠杀过程中，日军是空、陆配合，从旧历四月二十八日开始，日军飞机经常飞到老黑沟，撒传单，投饼干等给养和军需物资。日军佩带战刀、长短枪、轻重机枪，每个中队还携带一部电台，各中队与大队间用电台相互联系。

(一) 杀人路线和方式

野兽般凶残的日本强盗闯进老黑沟，顿时使平静的老黑沟变成了阴森恐怖的杀入场。二十七日上午，从腰呼兰岭进入老黑沟的日军，除一部分直接进入青顶子中心区外，其他日军一过呼兰岭就开始从上往下杀人，奔突追逐，远的用枪打，近的用刺刀扎，房屋里有人就堵到屋里杀，杀完人，抢走东西，就放火烧房。老杉沟、桦曲柳顶子一时浓烟四起，火光冲天，喊杀声、枪声、惨叫声此起彼伏，到处是血泊、尸体，密林中弥漫着黑烟，这里的无辜百姓，侥幸逃生者没有几个。这些逃出来的人，有的逃到山里，有的顺路往下跑，见人便报告日军杀人的消息。于是，榆树沟一带的农民都跑到山上躲了起来，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人和妇女。

从石门子进入老黑沟的日军，在岔路口住了一宿，第二天经过榆树沟时，见人都跑了，就向老人和妇女伸出大姆指，说“苦力的大大的好，杀的没有”。吃粮、吃菜、杀鸡、杀猪都给钱。日军先告诉他们把跑走的人都找回来好好种地，跑到山上要像土匪一样杀掉。善良的庄稼人被日军的假仁假义“稳人计”欺骗了，以为自己是根本的庄稼人，“日本鬼子不能咋的”，便从山上下来，回家睡觉了。

这部分日军在榆树沟作好“安抚”后，直接开赴桂家街住下。第二天早晨鸡叫时，这些日军便从桂家街回杀，各路口都放上岗哨。见人就抓，到各家把人叫起来，说是“拉道”，可出来就绑上了，然后集中屠杀。

从腰呼兰岭直接进入青顶子、柳树河中心区的日军，在岭上住一宿，四月二十八日到达青顶子，住在河北刘家店，在河两岸搭帐篷，也有一部分住在蔡家沟。这时天已黑了。他们晚

上磨刀，凌晨一二点钟，开始到各户抓人，然后集中屠杀。此后几天都是白天休息，晚上抓人，送大队部集体屠杀。第二天开始，除在中心区继续抓人杀人外，还抽出五六人的小部队，到各沟岔进行搜、抓、杀。

日本侵略者——这群如狼似虎的杀人魔王，在青顶子以上地区进行屠杀后，除留 12 中队在中心区继续到各沟岔进行搜杀外，大部队于五月四日天刚放亮时进入桂家街和八台岭。在桂家街抓了 120 人，在庙里抓和尚、老道 90 人，计 200 多人，捆绑到慈善会大院里，让他们跪下，等待用机枪集体屠杀。上午 10 点钟，驻守在新站、小城、新安一带的守备大队长山回派人送来急信，要求停止屠杀。当时将和尚老道放了，把老百姓带到八台曹永茂店。11 时，山回大队长亲自骑马来到八台，同时伪县长和日本参事官也赶来阻止屠杀。于是，这场血腥的大屠杀才暂告结束。大规模的屠杀共持续了 8 天。

（二）残忍的杀人手段

先看看几个大杀人场的杀人情景：

现在的长安一带，过去无屯，人们叫那里是桦曲柳顶子、老杉沟、三岔口。日本强盗在这里杀害我无辜百姓二百多人。农历四月二十七日，日军过呼兰岭如恶狼般地扑向桦曲柳顶子，多是把人们堵在屋里杀死，把东西抢走后，放火烧掉房子，把尸体烧焦。第二种杀人手段是活埋，把抓到的老百姓驱赶到现长安东边的桦树林边，让被埋者自己挖坑，然后把人推进坑里。把土埋到人的大半截，用刺刀向老百姓的胸部、脖子上刺进去，把人杀死，顿时鲜血横飞，黑土染成了红色。这里共有 7 个坑，每坑埋 10 人左右，李奎江家 11 口人就杀了 9 口，埋了一坑。长安屯的西北角一个大坑，后来见人的头骨就有 30 多个。

柳树河子胡万昌开的客店，人称胡家店。店房是一个大筒屋，这屋里便成了日军的杀人场，在这里杀害无辜百姓72人。杀害在这里的多是柳树河屯居民。四月二十九日上午，他们被抓住绑上后，先在西边老孙家院里“过堂”，然后牵到胡家店令被害者脸朝南跪下。日头偏西时，日军将他们一个一个地牵到屋里杀害。每进屋一个人，便听着“哎呀”一声惨叫，就被杀死了。日军杀完人就把房子烧着。废墟上看到奇形怪状的尸体，尸体被烧焦而弯曲了、变形了，有的耸立着烧成炭样发黑的手和脚，有的被烤焦而萎缩，哪一具尸体是谁也无法辨认。

青顶子屯坐落在呼兰河北岸，河南不到一华里处，有一个月牙形的水泡子，长约200米，宽约20米，人们称它为月牙泡。多么秀美的名字，然而，日军血洗老黑沟时，这里却是最大的杀人场。旧历四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五月一日，残暴的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屠杀了老黑沟无辜百姓300多人，每天这里都是百人左右丧生。在月牙泡岸边屠杀时，让老百姓脸朝月牙泡成排在岸边跪下，日军用机枪向他们扫射，然后把尸体推入月牙泡，清净的泡子水立刻被鲜血染成了红色。有的上半身在水里，下半身在水外倒立着，有的全身泡在水中，头部搭在岸边上。四月三十日下午在这里屠杀时更是惨不忍睹，凶恶的日军把被害者带到月牙泡西100米的西山根树林中，每个人捆绑在一棵树上，将上衣解开露出胸膛，1个日军刺杀1名无辜百姓，日军倒退3米，然后呀呀叫喊着向老百姓胸部、颈部猛刺，日军野兽般狂叫声和被害者的惨叫声混在一起，使寂静的山林也发出了对残暴的日寇的愤恨，对惨遭杀害者的呻吟的回声。在月牙泡南200米处，又是另一种形式的杀人场，将无辜百姓的手背过去，用铁线拧紧，从两臂中间穿一根水曲柳木杆子，每杆穿20人左右，和月牙泡平行地排成两排，每排6根杆，被害者脸朝南跪下，

凶残的日军用机枪扫射，尸体的脚朝月牙泡，脸朝下躺着，木杆子压在尸体的脊背上。

杀人场还有榆树沟北小屯大泡子、榆树沟东山头、柳树河屯西、山东会坟等处，由于没有死里逃生者和当事人提供资料，实难进行具体记述。

凶恶残暴的日本强盗，在屠杀老黑沟无辜山民时，其残忍、疯狂的屠杀情况还有如下四例：

①以屠杀中国人民玩耍取乐。

旧历四月二十七日，桦曲柳顶子（现长安屯）李显廷全家被杀。日军闯入李显廷家，先把李的妻子杀死在炕上，二三岁的孩子哭叫着向妈妈身上爬去找奶吃。凶残的日军用刺刀从孩子的背部刺进去，随着孩子哭叫声，日军将孩子挑起来玩耍，再在墙上顶一下。日军看着孩子在刺刀尖上挣扎乱动，狰狞地哈哈大笑。

老黑沟的曹邦二儿媳妇，怀孕快临产了。日军将她衣服扒光，用刺刀把孕妇的腹部剖开，让孩子从母腹中崩出来。日本强盗看到这令人肠断心碎的惨景，却开心地乐了。

②日军在屠杀老黑沟时搞杀人比赛。

日军刚进入老黑沟时，杀人大多用枪杀，后来他们怕“浪费”子弹，就多数用刺刀杀，在屠杀时有逃跑的，就用枪打。每天杀完人回到兵营（临时帐篷），日本兵一边磨刺刀一边说，谁杀了几个，谁杀了几个，以多杀人为荣耀。

③旧历四月二十九日，柳树河于家趟子的孟乃云被抓去，在胡家店屠杀时，残忍的日军将他的身体用刀锯成三截。

④旧历五月初四晚上，日本军队进入八台，将邢俊、李先抓到曹家店东河沿，用火活活烤死。

(三) 幸存者的回忆

为了真实地展示历史事实，下面请读幸存者的回忆。他们是大惨案的目击者、是虎口余生的幸存者。姜桐彬、兰天喜是在杀人场上被惨遭杀害时，九死一生侥幸活下来的人，他们的身上伤疤犹存，这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铁的见证。刘海晏是在被绑后借弄菜之机逃出虎口免遭杀害的。刘淑珍、张文江、费德庆、李仁、孙德福、王占武等都亲眼目睹日军抓人、过堂、训话、杀人、烧房的暴行，是日军制造老黑沟惨案的见证人。

姜桐彬，男，1915年生人，汉族，现为黑龙江省山河屯林业局奋斗林场的退休工人。下面是他1966年10月22日和1986年10月11日的两次回忆材料的综合：

我没念过书，不识字，可日本鬼子当年惨无人道大屠杀的场面，我是亲身经历的受害者，至今仍记忆犹新。每当我想起这事，就更想念被害的亲人和被害的乡邻父老兄弟，他们死得太惨啦……

我原在黑龙江省克山县一家砖窑当长工，由于家中感到日子不好过，我父亲在康德元年春，举家投亲搬到舒兰县东部山区桂家街，想以种地维持生活。我在窑上打长工不满一年没能随家同行。同年腊月，父母对我一人在外放心不下，父去克山把我接回家。到家后，我一看这原始的大山沟，山高林密，荒废的土地，山洼里多得是，只要肯出力气，开荒种地，还是能吃上饭的。当时我看到一股一股的队伍，多的三五十人，少的七八人一伙，有时进山，有时到老百姓家打尖休息。问屯邻，回答不一，有说是打小日本的救国军，也有说是胡子，可这些队伍不欺负穷人。

康德2年（1935年）春，到了种地的时候，我家在桂家种了一垧地苞米。不够种，距桂家十里地的青顶子我姑爷家捎信来，让我们去那里拣撂荒地种黄豆，我父亲打发我去了。是几家插到一起种的，种了两方。旧历四月二十七，因黄豆种不够，我回家取两斗豆种，又牵匹马来。四月二十八早上，我牵着驮豆种的牲口回到青顶子。这时大伙都议论说，上头沟里来了很多日本子兵，不知道要干什么。上午种地时就见沟里烟气大。下午我们又套上犁杖下地了。刚到地里，日本鬼子就上来了，到我们跟前什么也没说，直奔青顶子屯里去了。我想日本子来准没好事，去年我在克山时就看到日本兵到处挂中国人的人头，并说杀的都不是好人。可我们是好人呀，但心里还是担惊受怕的。我们就提前卸了犁杖，想早点回屯看个究竟。到屯里一看，日本兵住到屯里不走了，又不打扰我们，只是让我们把正房倒出来让他们住，我同姑爷家人住下屋仓房。一宿没有动静。四月二十九吃过早饭，日本兵开拔了，把我们五付犁杖上的十三四匹马都给牵走了。我预感到事情不妙，心里害怕，要回桂家去。我姑爷让我留下，并说他要去把牲口要回来，继续开荒种地。我们十几个人正在核计着怎么办，9点钟日本兵又折回来30来人，站在大道上高喊：“你们统通地过来，不过来就开枪了。”边喊边比划着，我们无可奈何地走了过去，到了他们跟前，一个挎洋刀的日本官哇拉了几句日本话，过来两个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看着我们，其余的兵用绳子捆上木柈子扛走了。过了一个时辰，日本兵回来用绳子把我们绑上连在一起，押到了柳树河子胡家大院，让我们并排坐在厢房地上。坐好后，过来一个穿着日本兵服装的翻译（朝鲜人），对我们说：“今天天黑了，你们就在这里过夜，明天放你们回去种地。今晚谁也不许跑。”说完走了。其实，我们被绳子绑得牢牢的，又被连在一起，是

谁也跑不掉的，况且门口还有一个日本兵端枪看着我们，就这样过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日本兵擦枪磨刺刀，一直没理我们。我们盼着，不是说今天放我们回去种地吗？我们忍饥挨饿等待被放走的时刻。

旧历四月三十日中午，日本兵吃过午饭，从厢房里把我们带出来，我想可算熬到时候了。可一到外面，日本兵又把我们分3人一组重新绑上连在一起。每组由一个日本兵牵着，让我们横着排好队，给我们照了相。这些举动我们不知道是因为？照完相就带着我们往回走（向青顶子方向），一直走到月牙泡跟前，让我们站住了。

我是刚到这个屯的，被绑的人大多数不认识。我们一绳三人中有一个姓郎的小伙，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老头。由3个日本兵带着我们离开大道，向西山根一个沟岔里走了百十米远后停住了。其余的每伙三人也都带到沟岔里去。有的把眼睛勒上了，有的把手剥去了。解开绳子分别把我们捆在三棵榆树上，三个日本兵枪上上了刺刀。一个日本兵负责刺杀一个。先刺的老头，第二个刺的姓郎的小伙。我斜着眼睛瞧见了雪亮的刺刀刺进了他们的胸膛，拔出来的刺刀上滴着鲜血。我听到了日本鬼子像练习刺杀时用力刺的呀呀声，几乎是同时听到了被刺人的惨叫声，也听到了远处不时传来同样的哀叫声。看来被带来的同伴们都遭到了不幸，这回全没命了。日本鬼子刺杀前先把我们的衣服扒开，露出胸膛。负责刺我的日本鬼子想要扒掉我的棉衣，上来前解我的棉衣扣，纽扣是用布带打结做的，解了几个没解开，他就不解了。他瞪着野兽样的凶恶的眼睛，后退几步，端着刺刀呀地向我刺来。这一刀刺在我的肋下，我眼睛一闭叫了几声。随着他的喊叫，又朝我刺了第二刀。这时，我的两个同伴已经

奄奄一息毫无动静了。我想：是惨叫引来的灾难，是惨叫引来的死亡。我就眼睛一闭，一声不吭地挺着。紧接着又从侧面刺我一刀，只刺破了衣服，划伤了肚皮。喉头挨了一刀，这时我也实在喊叫不出来了。日本鬼子见我没声了，以为我死了，动手解开了绑我的绳子，我就随着松柳自然地脸朝前瘫在地上。这个残暴的野兽，直至这时又朝我右腰扎了一刺刀，没刺进去，扎在了坐骨上。

我身上共被刺了6刀。回想起来我大难不死，除我不吱声装死外，我的小棉袄也帮了我的大忙。

两个同伴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是死去了。我知道我没被刺中要害，我就静静地等着。小日本用刺刀削了些蒿草扔在我们3人身上，用随身佩戴的军用小锹往我们身上添了些土。做完了这些事后，3个日本兵满意地回到了他们的大帮里。我听着他们远去了，悄悄地坐了起来，顺着山沟向前爬去。我想离开这个野兽吃人的地方，不能再被这群野兽抓住。我忍着伤口剧烈地疼痛，拖着流满鲜血的身躯，爬过了一道山梁。心里只想远远地离开这帮畜牲。爬到沟底一棵倒木上坐下休息一会儿。这时我感到渴，已经有一天多没吃到东西没喝水了。我爬到小河边想喝顿甜甜的、凉凉的山泉水，可当时感觉不到这个味道了。喉管被刺穿了，血和水混浊在一起，不知道是啥味。喉咙上的小洞不停地向外渗透着血和水。喝到了水，我精神了许多，就向青顶子方向爬去。爬到青顶子村外，见青顶子满屯灰烟，房子被烧光了，鬼子是否在村里还不清楚，我不能进屯，又爬回了河套。

天黑了，下起了小雨。雨水冲洗着我的伤口。我忍着疼痛、寒冷、饥饿。黑灯瞎火，我又不熟悉这里的山路，更不知鬼子隐藏在什么地方，我不能随便行动。就这样，我挨到天朦朦胧亮。

我又顺着山沟小道爬，爬上了通向桂家街的大道。我仔细观察了道上确实没有鬼子走过的皮鞋印，说明鬼子还在上沟没下来。我放心了，我总算有活路了。

这回我不再爬，忍着剧痛站了起来，摇晃着走到永太屯。屯里没有受日本鬼子洗劫的痕迹，可满屯找不到一个人，可能他们听到日本鬼子杀人放火的事，都跑到山上去。我走出永太屯，山上有一人喊我，问鬼子来了没有。我浑身疼痛，喉管漏气，不能大声回答他。我就摆手示意，这人下山来到我跟前，我把日本鬼子杀人烧房子的事和他说了，他听后跑上山了。

我顺道回到桂家街，见到了表叔，表叔见我伤成这样，急忙带我到曹家店修记药铺敷了药。表叔告诉我，你身上伤重，鬼子来了跑不动，你不能回屯里，去河东老宋家躲着，那里只他们一户人家，鬼子不易摸去，万一鬼子去了，你就往山上跑。我到老宋家住下了。到掌灯时分，来了30多人的队伍，站在院子里喊：“屋里有外人没有？”宋家回答“没有”后，他们进屋了。一个挎匣枪的人见我倒在炕上呻吟，问明了情况，他点上了烟灯，自己抽了两口后，传给我说：“你抽两口吧，能止疼。”我抽了两口，只觉眼发黑，迷迷糊糊的，伤口还是疼，怎么也睡不着。这些兵也漫睡，他们争吵着说：日本子来了咱就打。可挎匣枪的人说不能打，鬼子多咱人少，一打起来，咱还得往山里撤，老乡就要遭殃。现在想起来，这伙人可能是德林的队伍。我在宋家住了七八天，伤势逐渐好了。

那一次我们一起被杀的有二十多人。我们一起去种地的都被杀害了，只有我一个人死里逃生活下来了。

兰天喜，男，1911年生人，汉族。1966年新安公社冒山大队冒山屯社员。下文是他1966年提供的证实材料：

我原在榆树沟公社青顶子屯住，杀大沟后在龙潭山住二年，后搬到这里来住的。

杀老黑沟是在康德7年阴历四月末。当时我给张会家扛活。日本军队是在四月二十八日去的，当天住在青顶子河北刘家店。二十九日早晨，鬼子的翻译告诉百家长张会（当时张会已到新街基开会好几天没在家）他爹张玉发（翻译和张玉发谈话时我没有在家）：每十家给送一担苞米碴子，碴子越好，给钱越多。并叫告诉每家在一个月内不要上山去，没有菜吃也不要吃，明天开始他们进行搜山；谁要上山搜着就当胡子打死。我回去张玉发就把翻译给他说的话告诉我，叫我挨家告诉河南的7家。走到最后一家老周家，周云生（当时他在地里干活）老婆就叫我在他家吃饭，我坐下拿起干粮咬了两口，就从东边来了3个鬼子。一个翻译进屋就看门牌，打听男的上哪里去了。周云生老婆告诉他们男的在邊邊地里。这时他们就往外走，我送他们到院心，就把我绑上了，套上脖绳，两手背过去绑上了，牵到张会家门前大道上，这时共抓了我们94人，有老张家4个，老高家爷5个，其他都说不上姓啥了。

抓我的那个翻译中等个，长脸，红赤面子，30多岁，穿的黄衣服，带的枪，象是个“官”。鼻子下有小胡子，一杠一个花。抓我的这个翻译有点象你（指调查人）带来的照片上这个人。

在张会门前大道上站成两排，由翻译从头到尾按个审问。问：“你是干什么的？”我们说：“苦大力的。”他说：“你什么的苦大力的，红胡子的大大的有。”这样按个问完了，翻译对我们说：“没有客气。”又转回脸去给日本官（一个杠，三个花，中上等个儿，胖不大的，大胡子有半尺多长）说了一阵话。这个日本官背起背兜，翻译冲鬼子兵吼唠一声，就把我们牵着奔西南去了。

晌午歪点，到了青顶子西山根河南沿，让我们排两行，脸朝西跪着。这时，他们就砍木头、砍条子的，鬼子每人拿根条子，看谁嘴动就打谁一下。这时有一人见事不好就奔西岗头跑了（以后这人是否被抓，还是打死了，不知道）。这时鬼子就开枪了，是用机枪嘟嘟的。我觉有人在我左肋下踹了一脚似的，我就侧横倒下，再也没有动。这时鬼子就往身上压土，脚上一道，腰上一道。

在开枪之前，他们把每人脖绳都解下拿去了，有好衣好鞋的都给扒下去。我的都是破的，没有扒。后边一趟用桦曲柳杆给链上，前边一排用大绳隔4人穿上一趟，绑的很结实。打完当时没有全打死的就给擗到前趟两头，压些土、树楂子、倒木。鬼子走不久，有一个没有死的老刘，叫刘万起的（是个兽医）就叫，说压的慌，叫别人往一边靠。鬼子听见回來走了四遍刀，都扎死了。走到我跟前，听了三次，我也没敢动，没敢出气。后在我身上站了一点钟，我也没动。就认为我死了，他们走了。周广生挨了7刀没死，跑出去活了7天死了。

当快黑天时，飞机还在头上一遍一遍地转，我也没敢动。傍日头落时我才慢慢地动，但绑的结实，压的土多，也动不了。以后被去认尸的周广生父亲给我解开，救出来了。以后经过治疗好了。我挨的一枪是从左腋下肋骨缝打进去，从肩上出来的。

在杀我们时，这些家伙很凶、很恶。

刘海晏，男，1904年生人，汉族。1966年住在榆树沟公社青顶子四队。下面是他的1960年2月18日和1966年的两次回忆材料的综合：

我是这屯土生土长的老户，日本杀大沟我正赶上。

杀大沟是日军从岭前过来杀的。是胡子从窝瓜站那边绑来

的朝鲜人（“瞎双阳”绑的）回去后向日本人报告了，说老黑沟没有好人，男的当胡子，女的也是胡子（在家看票），康德2年四月间来杀的。三十八联队来了1000多人，到我们这个沟，先是在长安屯、老黑沟、榆树沟等屯往下杀的。当时柳树河子老孙家给我们送信，可是大家认为都是老庄稼人，跑什么。所以当时谁也没跑。

旧历四月间的一天晌午时，由南来了1000多鬼子（包括背小背的老百姓）。当时来到这屯没动手，都是忙着搭帐篷。我们想庄稼人还是没啥，所以都下地干活。我也正在地里干活，不一会儿，日军来了，来到就把我绑上了，牵到屯里，把我绑在我们院的木头上。午后我看他们做饭，见一个大官（肩牌上有穗子），我问：“太君，你们需要什么菜，我家大大有。”他找来一个朝鲜翻译翻了一阵，翻译对我说：“你家有大葱吗？”我说有，就把我松开了。当时四外都是岗哨，这个官说：“你慢慢的。”我不懂他的意思，背小背的中国人说：“叫你站下。”我就站下了。这个大官就写了1寸宽、2寸长的一个白条子，上边写了“通行”二字，我走到岗哨那，他们一看就叫我过去。我到房后不远地方给拔了一筐大葱，回来交给做饭的人。我就上我父亲家，我把给我开的通行证交给我父亲，叫我父亲走，我父亲不走。我就往家走，当时我家在这东山地窝棚里，我领着我老婆孩子往山上跑了。正是这天后半夜，才动手，各家都堵着抓住了。

刘淑珍，女，1898年生人，汉族。1966年在榆树沟公社万寿大队二队住。这是她1966年10月7日回忆材料的一部分。

四月二十八日早晨，日军来到这老黑沟，连杀带烧，人发现就往下跑，说不好了，房子烧了，我们也就往山上跑了。跑

到山坡上住了一天，午后我们在山上瞅着日军来了，他们见人就说：种地是好人，不管，就过去了。这时我男人从山下来打听得，听说日本子来也不能咋的，黑天时就都回来了。我男人说都睡觉吧，没事了。睡到后半夜，听到狗叫，不好，鬼子来了。那时我们在榆树沟河北沿靠山跟住。听到不好，我们家人就从后窗户往外跑。跑到后边就听到不是好声地叫，就被抓去了。

当时抓去的有我两个侄子（一个18岁，一个15岁），后来把柳树河子那边抓来六七十人，男女、大人小孩都有，在我们当院子过堂。女的过一个放一个，把女的都放了。小孩11岁以下的都放了，男的和大孩子都没放。这时把我两个大伯哥哥绑上了（他俩是喊求救时绑的）。我侄子要水喝，我嫂子给拿水，日军用刺刀把手给砍了。这时，把绑的人都带到胡家店房杀了。把我们都推到屋里，日本子就把房子点着了，等他们走了，我们就跑出来，奔北山跑出去七八天。

张文江：杀大沟前我在蔡家沟住。五月初一开杀，我跑了。跑不多远被一个站岗的兵抓住了，比划着叫我跟他走。到王国发门口，碰上日本兵约70多人。日本军在烧完王国发的房子后，由一个翻译给未被杀的老娘们、小姑娘及六七十岁的老头讲话：“老娘们的红胡子不能干，死了的没有，小孩子十五六岁的红胡子，大枪不能使，小枪的那边那边的能干，十二三岁的不能当胡子，死了的没有，六七十岁老头红胡子干不了，死了的没有，三四十岁的大胡子死了的给。”

这个翻译穿的是黄呢子衣服，戴个黄战斗帽，脑袋后边背着个铁帽子，腰外边挎个战刀，腰里别个小撸子，个儿不高，中国话说的不太好。……这个翻译和日本官在一起走，在一起核

计事，日本兵的一切活动都是日本官和翻译说了算。这个日本官是个大个儿，胡子挺长，约有三四寸。这个翻译问我：“小孩，你十几啦？”我想了想，如果说16岁，一定整死我。我就不吱声。他又问我，我说“十二岁”。我问翻译：“我哪边去？”翻译说：“那边那边不去，你的溜达溜达吧。”

从王国发门前问完我话后，日本军又领着我往蔡家沟走。在一个岔股道上，碰见一个农民，外号叫赵大嘴（名忘了），当年30多岁。他手里拿着锄头，腰里别着菜籽。这个翻译将赵大嘴叫住了，把锄头给扔了，把从腰里搜出的菜籽也给扔了，然后翻译又抽出战刀，照着赵大嘴的脖子就刺进去了，赵大嘴叫了一声就倒下了。接着上来几个日本兵用刺刀就对赵大嘴一阵乱刺，刺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情。接着他们又领着我走，到日本鬼子住的地方，即蔡家沟，就把我放了。

费德庆：大约绑了百把名左右，将这些人带到柳树河子西边的胡家店。当时他们把妇女给放回来了，男子没有放。在这些男子中有我的父亲费长升，还有我亲大哥费德珍，有我的叔伯大哥费德福，我家共被绑去3个人，他们都是在柳树河子胡家店房里被杀害的。方法是在屋子里让自己挖坑，一个坑里两个人，然后用刺刀刺杀死，以后就把胡家店房子用火烧掉。

李仁：该队（指日军军官）假仁假义地表扬说：“你们上高的好人。”并吃鸡、猪都给钱，烧柴吃水也都给钱，叫在家的人把跑出去的人都找回来。同时晚上磨刺刀，半夜时假装走了，未等天明时，上由岔路口、蔡家沟，下至柳树河子开始烧杀，各路口都放哨，遇一个杀一个，被杀的都是农民。在耕地或堵在屋内，掳绑烧杀约1000人左右。

孙德福：第二天一早就抓人，见着一个绑一个。我听外边抓我父亲、弟弟，不是好声，我就没敢动。等鬼子都到我们东院去抓人，我一推门跑出。鬼子听门响来抓我，刺我一刀没刺着，我跑到房西甸子藏起来，等鬼子走了，院没动静了，奔北山跑了。

王占武：杀大沟时我在八台住，五月四日晚上鬼子到八台，把房子点着烧了。我出屋一看，他们到处烧房。我叔伯兄弟跑出去（从后窗户），日本鬼子在房头堵上，当时被日军杀死了，我兄弟媳妇当时怀孕快生了，同我弟弟一起跑，同时被刺死了，房子烧倒了，把尸体也给烧了。我跑到西山没有被杀着。

1935年日军血洗老黑沟日程表

时 间	活 动 地 点	活 动 形 式
农历 四月二十七日	过腰呼兰岭就开始抓人、杀人，杀到老杉沟、桦曲柳顶子	见人就杀，堵屋杀、集体杀、活埋、烧房
四月二十八日	1. 一部分日军继续在老杉沟、桦曲柳顶子烧杀	见人就杀，堵屋杀、集体杀、活埋、烧房
	2. 日军大部队进入蒙家沟、青顶子屯	住民房、搭帐篷、搞“稳人计”，夜里磨刀
四月二十九日	活动在福安、蒙家、榆树沟、青顶子、柳树河子	上头部队往下杀，住青顶子日军往回杀，把人抓起来集中到中队部，把房烧掉，对抓起来的人集体屠杀，有的用刺刀杀，有的用机枪杀
四月三十日	活动在福安、蒙家、榆树沟、青顶子、柳树河子，附近各沟岔	抓人、烧房、集体屠杀；从这天开始小部队搜山，到各沟岔抓人、杀人、烧房
五月一日	活动在福安、蒙家、榆树沟、青顶子、柳树河子，附近各沟岔	抓人、烧房、集体屠杀；从这天开始小部队搜山，到各沟岔抓人、杀人、烧房
五月二日	活动在福安、蒙家、榆树沟、青顶子、柳树河子，附近各沟岔	抓人、烧房、集体屠杀；从这天开始小部队搜山，到各沟岔抓人、杀人、烧房
五月三日	活动在福安、蒙家、榆树沟、青顶子、柳树河子，附近各沟岔	抓人、烧房、集体屠杀；从这天开始小部队搜山，到各沟岔抓人、杀人、烧房
五月四日	1. 小部队留守柳树河子	搜山、到各沟岔抓人、杀人、烧房
	2. 大部队进入桂家、八台	天刚亮进村抓人、烧房、杀人
五月五日	桂家、八台	大部队从新安撤出
	柳树河子	留守小部队休息
五月六日	柳树河子	小部队过北山奔老法沟撤出

四、死难人数的基本统计

日军血洗老黑沟，究竟杀死我无辜同胞多少人；这是一个很难精确统计的数字。《老黑沟事件》一卷 23 页，在榆树沟乡人民委员会 1957 年 3 月 19 日《关于日本军杀大沟的综合情况》一文中载：“现在据老年人及从日本杀人坑逃出来的人口述，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我榆树沟乡一带即杀死八百多人，约占当时三百多户 1200 人口的 66% 强”。同卷 37 页孙德福老人回忆：“这一道沟杀人很多，当时日本鬼子是由这岭南过来的，由长安、万寿、榆树沟、柳树河子、七贤、青顶子……据不完全记忆杀了一千来人”。同卷 53 页《摘金立卷 124 页调查报告部分》载：“由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这 4 天当中，自榆树沟到八台，60 里地当中连沟岔共计杀死 1000 多人，烧毁民房千余间。”《老黑沟事件》二卷 46 页李仁证言：“上由岔路口，下至蒙家沟、柳树河子开始烧杀，各路口都放哨，遇一个杀一个，都是农民，在耕地或堵在屋内，掠绑烧杀约 1 000 左右。进行两天时，到桂家屯绑赴大庙 200 人左右，预计枪决，机枪都支上了……”。

上述资料所供死亡人数都是“不完全”统计，所以不能精确统计，主要原因有三个：1. 当时在老黑沟一带的山民，多是关里的逃荒难民在这里落脚谋生，靠刀耕火种一点山地和上山搞点副业养家糊口，定居时间长的，落了户，还有一大部分居民并没有在户口上。所以，只按户口的 66% 来统计是不准确的；2. 日军血洗老黑沟，除集体屠杀外，还有“遇一个杀一个”的，如金立供词（二卷 22 页）中“但在小队也有个别的也枪毙”，这样被杀的死难者的人数是很难统计的；3. 日军多是分小队或小组活动，抓杀人的数字无任何史料可查；幸存者提供的死亡人数，虽同一地点，各自提供的数字互不相同。又如二卷 52 页刘

海晏提供：“榆树沟北小屯后大泡子光漂起来的就30来人”，没漂起来有多少？为此，很难统计得准确。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据《老黑沟事件》卷中幸存者对死难人数的约略估计，只能作大约的统计，具体死难人数和地点如下：

1. 青顶子西山根 100 人；
2. 青顶子东山根 70 人；
3. 柳树河胡家店 72 人；
4. 北小屯后大泡子 30 人；
5. 月牙泡 300 人；
6. 青顶山东会坟 40 人；
7. 聚家、联合、福安 90 人；
8. 榆曲柳顶子 200 人；
9. 桂家 7 人；
10. 八合 5 人；
11. 老汰沟 10 人；
12. 六滴子 8 人；
13. 于家趟子 1 人；
14. 大王砬子 1 人；
15. 磨万禄门前 3 人；
16. 西山头沟口 30 人；
17. 榆树沟 30 人；
18. 陈大缸店 20 人；

上述死难人数合计为 1017 人。

五、饮恨跪请山回

日军山回大队，是日本独立守备队第十一大队，大队长山

回。这个大队的主要任务是控制拉滨线中南段和铁路两侧的活动区域，保护铁路，经常对四合川、霍伦川、暴马川、珠琪川、金马川等我抗日部队进行讨伐。

这个大队下设四个中队。大队部设在新站北大营。大队翻译金得星。一中队驻守蛟河，二中队驻守五常，翻译林惠普，三中队驻守小城，中队长棉宗，翻译原为中山，后为高昌瑞，四中队驻守平安，翻译姓金，在桂家街有四中队的分遣队。

新街基（现名新安），1935年是舒兰县第五区公所所在地，这里有警察署。伪军郑营长带一两个连在这里驻防（见《老黑沟事件》二卷92页）。在日军屠杀老黑沟前一两天，新街基区公所召集各地的百家长、十家长、保甲长开会，部署向下摊钱的事。这期间，日军独立守备队第十一大队的山回大队长，也正领部分守备队活动在新街基（见《老黑沟事件》一卷41页）。

日军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在桦曲柳顶子、榆树沟、青顶子、柳树河子一带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时，侥幸逃出来的山民，有的顺大路跑到新街基，多数妇女、孩子和老人，躲进山里，其中有一部分拉山过岭从石头河来到新街基。这些逃难的百姓，纷纷找到在这里开会的保甲长、百家长、十家长，向他们诉说亲人惨遭屠杀的情景，恳求他们向警察、驻军和山回大队长求情。柳树河村百家长胡万昌听到家里乡亲遭屠杀的情况后，立即找到新安警察署于永开署长：“胡子都跑了，剩下的都是好老百姓。日本人说都是胡子，见人就杀，杀的都睁不开眼睛，这可如何是好！”于署长便去找驻军郑营长商量，郑营长说：“没什么办法，和山回大队长说说吧。”于是，于署长和张文明保长一起去见山回大队长（见《老黑沟事件》二卷95页）。同时，新街基警察署向县里汇报了日军血洗老黑沟的情况，说明情况非

常严重，要求县里来人。

农历五月初三，新街基已涌进逃难山民二三百人，五月初四清晨，集聚在新街基的逃难山民，加上新街基当地老百姓共约500多人，整整跪满了一条街，人们流着泪向山回大队长请愿：“我们都是种地的庄稼人，求求大队长，快去说说别杀了！”山回大队长写了一封信，叫警士王德山骑马送到桂家街。

桂家街和八台相距六里路，是人口比较集中的村屯。这里的老百姓听到上头遭到屠杀的消息后，大部分已逃山上躲避或离家出走，投亲靠友，少部分人留在家里，有的想护家产，有的战战兢兢地观察态势变化，抱着一线希望和侥幸心理。可是，穷凶极恶的杀人如麻的日本兵，并没使这部分人逃出厄运。旧历五月初四，天刚放亮，日军到桂家街和八台，见人就抓，见房就烧。使这本来就笼罩在恐怖氛围中的村屯，顿时火光冲天，枪声四起，人们的惨叫声和呼救声此起彼伏，宁静的山村变成了人间地狱。

在桂家街，日军将抓到的老百姓和庙里的和尚，共计200人左右，绑赶到慈善会院里，让他们脸朝南成排地跪在那里，等待枪决。日军已经支上了机枪，血腥的大屠杀就要开始了。

恰恰这时（上午10点来钟），只见一名警察骑马飞驰桂家街，将山回大队长的亲笔信交给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车少佐。送信的警察刚走，县长张树珊和日本参事官柴崎章雄也骑马赶到桂家街（见《老黑沟事件》一卷46页）。县长和日本参事官向车少佐说明老黑沟居民都是好老百姓，这样杀的不行。可是车少佐却说：“这是我们日本军的一定的章程，你们管不着，你们回去吧。”

县长和日本参事官走后，日军将和尚老道都放了，剩下的百姓带到八台曹永茂店。上午11点来钟，山回大队长从新街基

来到八台，他逐一地看被绑人的手，认为是庄稼人便都放了，杀了两个人。至此，日军血洗老黑沟大规模的屠杀结束了。

六、逃难者的灾难

日军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血洗老黑沟时，是从上往下杀的，所以，从死亡线上逃出来的山民，沿途各屯都通报了日军杀人的消息，除桦曲柳顶子一带的山民几乎全部被杀光外，沟下各屯都逃出一部分山民百姓。这些逃离山村的百姓，有的沿路往下跑，有的远离老黑沟，到别地投亲靠友，而绝大多数人则逃匿山中躲避起来。

1935年旧历五月开初几天，天空阴霾，经常淋着细雨。这些逃离虎口的老百姓，在深山莽林中避难，每天都有日本的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他们在恐怖、饥饿、寒冷的死亡线上挣扎。有的在蓊郁的大森林中偶然找到一棵空心树，几个人挤在里面栖息。然而，碰上搜山的日军，便被枪杀了。有的采掠山菜充饥，竟将周围的山茄子都吃光了。

任何历史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为了避免概括地陈述，还是举出历史事实来说明当时逃难者的遭遇吧！

1. 胡田氏的遭遇

胡田氏是柳树河子百家长胡万昌的兄弟媳妇，男人叫胡万全。旧历四月二十四日，他男人被杀死在胡家店房里，房子被烧光，东西被抢光。顷刻间，这个家庭家破人亡，一贫如洗。遭血洗后，胡田氏领着大姑娘（当时17岁，已嫁给平安姓刘的，是回来探亲的）、12岁的儿子和10岁的丫头，跑到平安他大姑娘家，后又搬到山河镇，找了一所房子。那时没吃没穿，睡凉炕得了腿痛病，右腿萎缩，落下终生残废。

2. 孙海一家的遭遇

孙海一家在杀大沟时是有30多口人的大户，当时家住在榆树沟河北沿靠山跟处。1935年旧历四月二十九日，他家被杀4人，房子被烧掉，全家人都逃到北山，在山上躲避七八天后，又跑到新街基，在白家屯住2年，又回桂家街住2年，后搬到柳树河子定居。在举家逃命时，孙海的侄子孙德福抱着只生9天的小女孩，当时想父亲和弟弟都被杀了，还要个小孩干嘛，就把孩子扔在一个石塘沟里。孙德福妻子知道后，痛哭不止，后来孙德福又把孩子找回来抱走了。孙海的三嫂怀孕已近临产，当跑到舒兰大岭西韩家大泡子时，生了一对双（孪生），当时为了逃命，用黄泥把小孩嘴塞上就扔在天河的桥底下。在山上避难时，一家人饥寒交迫，因无食物充饥，饿死3口；在逃命的路上，因发烧拉痢疾，病死3口。杀大沟的第二年，孙海的妻子生了孙德跃，因家境清贫，为糊口度命，孙海将孩子卖了60元，后来妻子哭闹不同意才没有卖成。

3. 费陈氏一家的遭遇

费陈氏是费德珍的妻子，杀大沟时家住柳树河子。旧历四月二十九日，她的男人、公公和大伯哥被杀后，她领着7个小孩和娘娘、婆婆共10个人，逃到四方砬子山上。第三天，日军去搜山，他们钻到木头底下，日军从上边过去没有发现。在山上他们呆了9天，没东西吃，天还下雨，她的14岁的姑娘冻饿的不行了，后来偷着下山弄点火和土豆子，烤火烧土豆子给她吃，才没有死。9天后在往下跑时，由于挨饿受冻，在桂家街死了一个10个月的孩子，跑到新街基时死了一个4岁的孩子。后为了全家人度命，她领着孩子到处要饭，回来后便住在猪圈里。

4. 李淑珍的自诉

杀大沟那年我15岁。鬼子来的头一天没有抓人，也没有杀人，这天我们那里（榆树沟腰砬子屯——作者注）没有住鬼子，

蔡家沟住了。听我姑姑说（我姑姑那时住在蔡家沟），日本子住下就磨刺刀，第二天开始杀的。我们听到杀人的事，全家8口人就都跑到山上去了，在倒木上棚些木板，就在底下呆着，一直呆了八十多天。我父亲到桂家找到我嫂子的娘家，一说，他们就叫我们到桂家去。这时，我和我妹妹都不能走了，我哥哥背我，我妈背我妹妹到了桂家。以前我身体很好，从那时起，就不能下地了，全身疼痛，腿伸不开。当时生活很困难，治不起。不久手指也伸不开了。20年前还能坐着，以后坐都不能坐了，一直瘫躺在床上，全身瘦弱，依靠我哥哥和弟弟供给我生活。我妈妈曾因生活困难上过吊，没吊死（《老黑沟事件》二卷：8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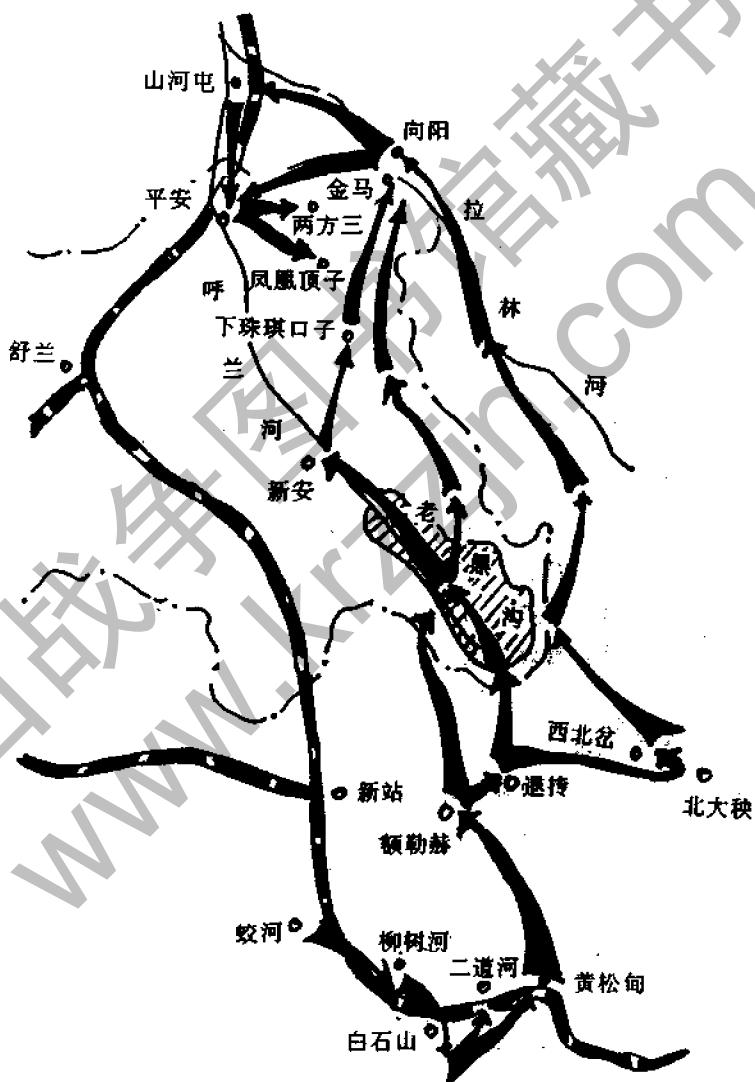
七、劫难后的恐怖

日本满洲派遣军第十六师团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1935年旧历五月初制造了震惊东三省的血洗老黑沟事件后，于五月初五至五月初六陆续撤出老黑沟。大部队从新街基奔珠琪川、金马川到山河屯，留守的小部队从柳树河北山奔汪江店，从珠琪川到金马川去山河屯。曾支持、帮助过德林抗日武装部队的老黑沟，经过日军野兽般残暴地烧杀抢掠，一下子变得死一般沉寂、恐怖，除零星回去验尸的亲人外，再没有人到这里来，这里到处是横尸血迹，没有燃尽的房屋的灰烬里冒出缕缕残烟。旧历五月初五后，这里天空转晴，气温逐渐升高，一千多具尸体在腐烂发臭，一种人们看不见的瘟疫从这里飘散出去，很快在舒兰农村发生了一种症疾病，也叫傻子病、窝子病，传染快、死亡率高，不知又有多少人被这种瘟疫吞噬了生命。

日军血洗老黑沟屠杀区域示意图



1935年日军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
春季大讨伐行军路线示意图



血洗老黑沟原始资料附录

1. 关于日军屠杀老黑沟问题群众座谈会记录

(见《老黑沟事件》三卷36页)

时间：1966年10月10日晚

地点：蛟河县前进公社

参加会议人员：

李万林：(党小组长)，63岁，敬老院院长

贾光福：贫农，66岁，前进大队七队

崔允祥：贫农，60岁，前进大队二队

崔凤山：下中农，52岁，前进大队二队

李书奎：贫农，58岁，前进大队一队

于明德：贫农，72岁，前进大队三队

孔繁林：贫农，61岁，前进大队三队

张连清：富农，伪警察，54岁，前进大队四队

发言记录：

贾光福：老黑沟闹胡子，“六阎王”是个头，共有一千人。

张连清：大同2年，开始我在新站、蛟河、松江、退转等地当警察。康德2年杀老黑沟时，我在蛟河警察大队当警察，康德3年——5年到这退转警察署当警察。

康德元年、2年有个叫“天缘(元)”的胡子，姓施；还有一个胡子头“忠义”的都在岭前退转、前进地区活动，共有40来个人。老黑沟大胡子头“德林”的，姓宋；一个叫“六阎王”的，共千八百人，在舒兰山区老黑沟住。日本一去讨伐他

们就进山里。六阎王在老黑沟娶媳妇以后，被德林队毙了。

从这屯子（杀老黑沟前四月间）把陈生（长脸，尖下颏，中等个，不胖不瘦，右腮下有趟沟，有点公鸭嗓）、朱文国等人绑去，不久就跑回来了。后从吉林来的守备队，共一百一二十人来到退接，这个部队有个朱翻译（贾光福说：我知道他是朱家床的朱老四。都没有见到过这人，特征、去向不知道），陈生向朱报告了，并带去杀的大沟。

原来这有个宋万禄，他的媳妇原来是张庆朋的媳妇，那时陈生就与这个女人勾搭连环，杀老黑沟后不久，张有病去逝（抽大烟），后嫁给宋万禄。康德4年四月二十七日，宋万禄一家3口被杀（他老婆及她带来的4岁小孩），当时怀疑是陈生杀的。退接警察署打电话给蛟河警察署，将他逮捕，送回退接。经审讯和动刑也未承认是他杀的。朱汉章证明杀人那天晚上，陈生在蛟河打一宿牌，保出。

在过堂时问他，你前几年都干过什么？他说：“就要钱，不干别的。”又说：“×××年××月我被岭后‘六阎王’胡子队绑去过，不是拿钱抽的，是我自己跑回来的。当时胡子没有在家，是一个妇女看着，我解开绳子跑了。这个妇女就告诉胡子了，这时我就跑了。我跑回来时，就遇上吉林来的守备队，我报告了朱翻译：岭后都是胡子，住户与匪通道，没有好人，我领守备队去岭后杀的。”这事是我和退接警察署长王中正两人亲自过陈生堂时他说的（在退接审的）。

李书奎：陈生与朱老四一起被绑去，听朱老四回来说，住在柳树河子一家，他要跑，老娘们告诉胡子。抓回来打了一顿，他们后跑回来就报告给日本子朱翻译了，他说岭后无好人，就领着去杀的。

日本子杀老黑沟时，在这派了些老百姓去给背背（即背给养），还派的牛给驮东西。……我在杀老黑沟四五天后去的，是给满军背东西去的，去时见烧的房子还冒烟，都杀完了。

陈生从十几岁就到这里来，落在孙喜武他们家，以后大了就离开孙家，以要钱为生，靠女人，不干正事。

宁守权问：杀老黑沟与陈生有什么关系？

群众：日军来就是要去杀老黑沟的，不报告，日军也是要去杀的。

李书奎：杀老黑沟前跑桃花水时，老黑沟的胡子“太平”救国军在桦曲柳顶子打劫过日本的汽车，把日本子打死不少。

张连清：红军和抗日联军不绑票，胡子实行拨大排。当前警察掌握的，太平和德林队是东北抗日救国军，都带袖标。绑票的是土匪。陈翰章是红军。伪省长曾发出布告：抓住陈翰章，活的给2万元，死的1万元。

群众：抗日救国军太平、德林队都带袖标，他们是抗日救国军，不是胡子，他们是打鬼子的。

座谈会负责人：李万林

2. 张连清的证实材料

（见《老黑沟事件》三卷40页）

张连清，54岁，富农，伪警察警尉职务，现住蛟河县前进公社前进村四队。

伪满吾当警察是在大同2年6月1日。当时是警察大队，驻蛟河，到康德3年3月转到退接站警察署当巡官。当时退接驻日本军30名守备队，队长叫大河田，那时没有署长。到康德4年4月1日，由蛟河转来署长名王中正，在四月二十七日（旧历）

晚间在退转街中心路北作买卖的名叫宋万禄和媳妇及1个小孩4岁，3人被杀死，房子屋被烧了一半。当时警察署检查被害一切情况，调查捉拿凶犯，其中最为可疑者陈生，原因，被杀妇女先是张庆朋的媳妇，住平地沟，陈生是和这媳妇通奸，明铺夜盖。陈生无职业，专以要钱骗人为生，游手好闲。张庆朋死了，媳妇就嫁给宋万禄了，所以先抓陈生。是给蛟河警察署打电话把陈生逮捕送来退转，经署长和吾严刑审问，灌凉水、吊打，结果陈生一字未招认，押了十几天。后经朱汉章保证放出。在审问陈生当中，问他事变前后你干些什么事，他说吾总也没种地，专以要钱为生，在康德2年春天被土匪六阎王绑去了，带到老黑沟，外有被绑朱恩国（以外还有，吾不记了），土匪住民户家，几天过后，土匪到房子外边去，告住户妇女代看陈生和朱恩国，乘不备时就跑了。跑出不远，妇女告土匪说你的票跑了，匪打两枪之后，陈生和朱一同跑回平地沟，正赶由吉林来了日本军的讨伐队到了退转，日军翻译姓朱，陈生就向朱翻译报告：岭后普遍是胡子，住民也与匪通道，陈生领着日军讨伐队上老黑沟去，日军人数在100名以上，过了岭后老黑沟，日本军就枪杀火烧，有用机枪排死，以后日本军往哪去也不知道了。陈生回来以后，常来往蛟河、退转之间，专门要钱，他说在以外的事情没有做过。

1966年10月11日。

3. 孙德发的证实材料

（见《老黑沟事件》三卷47页）

孙德发，44岁，榆树沟公社柳树河大队四队，在这生人。

日本鬼子杀大沟前，这沟尽住的德林队、太平队、双阳队、老来好队、六阎王等胡子队，1000多人。这沟里群众家他们都

住过，在谁家住就在谁家吃。粮食是他们从下边要来的。当时他们经常从舒兰那边、蛟河那边绑一些地主和有钱的人，钱拿来就抽回去。绑的人有朝鲜族、有汉族。穷人不绑。在这住时，有的穷人没衣没吃的，他们还给吃穿的。他们就是抗日联军性质的军队。

我知道抓过一个朝鲜人，在我们家住过，在刘书汉家也住过。是中等个儿，脸方不方，圆不圆，当时连绑带饿的脸发黑，还留着长头发，绑来在这呆一个半月，以后不知怎么的，他跑了。他跑了四五天后就领日本人来杀的。凡是他在住过的地方，他都领日本人把人抓住杀了，房子给烧了。刘书汉是这个姓陈的向朝鲜翻译说刘是好人，没杀他，因姓陈的被绑时在刘家住过。陈和朝鲜翻译都是蛟河那边人。杀大沟的这些日本军队，是从葫芦岭那边过来的，先到青顶子那边，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早鸡叫时，他们就上来，挨家堵，见一个绑一个。我父亲、我大爷、两个哥哥、两个锯匠（关里人）等6人是从我家一起绑去的，他们都是听外边有人，出外就被绑上了。他们绑去不久就被杀了。那时我们见出去的都绑上了，我们在屋里就不敢动了。日本子过去，后边给日军背小背的，告诉我们叫快跑，剩下的我们都跑到山上才免遭杀害。

那时在这屯子杀了3伙，一堆40来个。在西山头泡子那杀一伙，大小屯大泡子杀了一伙，在胡家店房子杀了一伙。在胡家房子是用刺刀杀的，那两伙是用枪打死的。在西山头跑出一个（是老关家的雇工），姓什么不知道，现在不知在哪住。

日军杀完，在这呆十来天才走的，走时把刘书汉也带去了，两个半月他才回来。

1966年10月5日

4. 张靖祥的证实材料

张靖祥原系蛟河镇胜利小学教员。此材料是老黑沟惨案调查人李希石抄于日本守备队翻译高昌瑞档案（见《老黑沟事件》一卷 54 页）。

证明的问题：1935 年日寇清剿呼伦川事件（康德 2 年）。

事件发生是这样的：从 1931 年 9 月 18 日事变以后至 1935 年春，日寇没有到过呼伦川（老黑沟）。在这个长约 80 里路的沟川里有相随东北沦陷而崛起的东北救国义勇军在此地驻扎着，即太平、德林队，约三四千人。此外还有小股流匪，如天元、六阎王、大金字……。小股流匪经常以剽掠为主，绑去的有日本人什么公司经理、朝鲜人、中国人等，以待拿钱赎取。赎回去的人即到新站宪兵队报告了。报告人是一个朝鲜人，还有一个中国人陈宝生（陈生，笔者注）。陈宝生原住在退转平地沟一带，后搬到江北去了（不是吉林江北，泛指松花江以北）。报告理由是老黑沟一个好人也没有，老爷们绑票，老娘们（女人）在家看秧子^①，小孩将来长大也得当胡崽子。但虽如此还不是日寇清剿的主要理由。日寇也是为受打击而苦恼，太平、德林两队经常在老爷岭一带活动，用地雷崩大车，打兵车，并兼老黑沟无法收服，终为心腹大患。故此在 1935 年春，即旧历正月末、二月初去一次，这时救国军去别地活动去了，日本兵住在老百姓家分毫不取，以稳中国人之心而别有所图。当地中国老百姓经过此次以为日本人并无坏意，所以也敢见日本人了。并且告诉十家长、百家长，要在五月节开会，叫老百姓不要出门，当地十家长、百家长，也以为如何宣传满洲国成立内容等。四月二

^① 秧子：被绑票的人质。

十七日日本陆军部队从新站分二路出发，一路奔石门子，一路出发呼伦岭，本日早晨到老黑沟最上头即老杉沟、桦曲柳顶子一带，即动手大肆枪杀中国老百姓，离着远的用枪打，近的用刺刀扎。约四日间清剿 75 里长的地面，从老黑沟——桂家街，在户口数的有 1300 多人，不在户口的单身汉六七百人。日本兵是陆空配合进行的。

1957 年 2 月 10 日

5. 金立、刘书汉供词

金立，男，朝鲜族，1903 年生人，屠杀老黑沟时是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二中队第一小队长中村的翻译。家庭出身城贫，本人成份自由职业，籍贯黑龙江省密山县，文化程度初中，1959 年住延吉市进学街 29 组，延吉市工程队职员。别名金浦光雄。

《老黑沟事件》卷二 18 页——28 页：

我今年 56 岁，自 23 岁到 31 岁由金龙福介绍在延吉市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延吉营业所任现场员，主要任务是发送、接受货物等工作。

我 31 岁即 1934 年秋辞职去蛟河县新站国际运输株式会社营业所。辞职去新站的原因是，原在延吉营业所的一个日本人名叫松岗的调到新站后，来信告诉我，新站挣钱是个好地方，叫我辞职来新站。我听说能挣钱，我就辞职去新站入了国际运输株式会社营业所，业务是搬运日本独立守备队军用物品，雇用个人马车搬运，运价中我剥削利益二倍。

可是生活过的不怎么的。所以在新站过了一冬，1935 年春（32 岁）领全家返回延吉市的途中，在火车上有人讲：现在蛟河日军守备队招翻译。听完后，我有点心思。故叫家属先返回延

吉市，我和那个人在蛟河下车，找到日本守备队考试。考试内容是念一段书本，对几句话，并说“好”，就考试合格。……当天晚间着守备队军服，第二天开始讨伐。当时讨伐部队番号是三十八联队，队部设在齐齐哈尔，驻蛟河是一个大队，是第三大队，即（下辖）九中队、十中队、十一中队、十二中队，共有4个中队。每个中队有3个小队，共12个小队。这个大队共有约600余名军人，随部队的苦力（劳工）约600余人，合起来共有1200余名。当时的苦力都是来自锦州、沈阳、长春、吉林等地抓来的商人、学生、居民。其中考翻译合格的约有50名左右。大队、中队、小队都配有翻译。

大队长和三大队翻译是谁记不清。我们中队，也就是十二中队的队长是佐泽，翻译是高汉（宽）瑞，十二中队第一小队，队长是中村，翻译是金立，即是我本人。高汉（宽）瑞解放后在蛟河病死。十二中队第二小队，队长和翻译是谁记不清。第三小队队长是松野，翻译是金永汉（解放后去朝鲜）。

讨伐事实经过：

头一天，在蛟河的三大队全体人员，约1200人，包括军队、劳力，全体出发，沿着上敦化的铁路沿线，到了叫柳树河子的地方，睡了一夜，第二天，经由白石山到了某山沟，又走了40里地，上了某高地。上高地时还打无线电，并守备了一周。当时在这个高地抓住了一名约60余岁的汉族老汉，把他枪毙了。枪毙当时我们在这地方看的，所以情况不太清楚。据说是个挖药材的，但在他身上发现了火药，所以枪毙了。那时我们还没有被分配翻译工作，只是管理苦力。因为当时有的苦力跑掉了，所以对苦力严加看管。在这个高地时觉也睡不好，很遭罪，我心想跑掉，但没有办法。后到了黄松甸又睡了一宿。第二天二道河守备队派一名军人找我，同他一起到了大队部，并通知我

从今日起是十二中队第一小队翻译了，从此我当了十二中队第一小队中村的翻译。十二中队，军人约有130名，苦力130名，这个中队有3个小队，第一小队、二小队、三小队，每个小队军人约有40名，苦力40名。十二中队在二道河睡了一宿，第二天又出发返蛟河县二里河、八里堡等地为目的地行军（此处供词与一卷44页有出入，应以一卷44页为准）。到了黄松甸子，当晚乘车去二道河子，第二天由二道经过黄松甸子由西北边过岭。离开黄松甸走出20余里地时，抓住了一名50余岁左右的汉族老人枪毙了。当时听说枪毙，我去看，还没有走到地方，就已经枪毙了，开始埋葬。所以当时事实不了解。枪毙是由中队执行的。

《老黑沟事件》二卷34页：去额勒赫方向，在岭上住了一宿，第二天到额勒赫，在额勒赫住了一个星期。《老黑沟事件》卷二29页：我们到额勒赫，日本人见着朝鲜人心里乐，还给小孩糖、罐头啥的。我们是晚上去的，到那里就是休息。《老黑沟事件》卷二35页：在额勒赫住的一个朝鲜族人，到日军去帮助找房子安排住处。他当我们说：一过岭都是胡子，我好几个月前被绑走了，跑回来的。我对他说：你领我们去打吧。他不去，他说你们一过去就到了，我在这边住家，怕再来绑我，命就没了。他指给我们岭后那个方向，我们去了，他没有去。在当地有派的、还有被抓去的老百姓给领道，有的在道上跑了，有时到了一个屯子再换，具体人记不住。《老黑沟事件》卷二21页：我们约一周没离开此地向舒兰县柳树河方面进行大讨伐。大讨伐的目的是为了抓共匪宋德林和消灭其部队。当时出发行动计划是三十八联队三大队全部出动，各中队分别行军的。我们十二中队进军方向是柳树河中心沟里。

我们离开额勒赫，叫一名朝鲜老汉带路，过了大岭把老汉

打发回家去了。《老黑沟事件》卷二 29 页：过了这个岭不远（半里多地）就发现在山坡上有一个庙，到那一看，这个庙烧着了，听说一个老道被打死了。是前头部队打死的，哪个队不知道。从那顺一个靠小河的道往下走的。走约 10 里地的地方，发现有些几年没种的稻田地（里边柳树、草都很高），在这段路上没有遇到老百姓，也没有看见房子，什么也没有见到。从额勒赫一直走了约 60 多里地到柳树河子。《老黑沟事件》卷二 22 页：柳树河山坡上有 10 户人家，都是空房子，还漏雨，这些房子中队占用了，其他小队在附近搭帐篷住的。这个地方居民全是散在户，分散户都有居民。我们十二中队到达柳树河后以各小队活动的。这柳树河地带共匪很多，凡是散在户都是和共匪有关系，所以军队白天不活动，到了夜间 3 点开始到亮天为止进行活动。活动的方法是小队或小队分组活动，搜查散在户居民，搜查当中发现有男的，自 15 岁到 60 岁以下全部抓起来枪毙，枪毙的方法是集中到中队部进行枪毙。但在小队有个别的也枪毙。我们十二中队枪毙的达 37 名，数字不太准确。这些人都是小队活动时抓来的居民。其中把我们第一小队活动的事实谈一下：

我们一小队到了柳树河子后，头一天晚间开始的，活动时有没有人家男的回来睡觉的，利用机会，我们小队当天晚上组织充实力量，大约 20 名兵力。中村小队长和翻译金立一同出发的，走了一段路到了一个地方，发现一家汉族人家。这家用木棍夹的院套，大门很简单。我们看到这样环境，部队在小队长的命令下把这家周围全部包围起来了。中村和我开始进这个人家里，中村小队长持手枪站在我后面。我把障子扒开，偷偷进了院，门是朝南开的。推门，门是一个滑棍闩着。我突然把门踢开进了屋，是个对面炕，一个炕上有老太婆，领着儿孙睡觉，另一个炕上有 2 名青年在睡觉。我上去大声喊叫，同时把被子揭

开，没有说二话，上去就捆绑。当时中村没有动手，站在门外的兵出来进去，可能是想帮助一下。捆绑人是我，主动首先上去捆的，这是事实。原则上包围这个人家的兵，没有小队长命令谁也不准乱动的。把人捆绑后搜查东西，目的是有没有共匪的物品，即手枪等武器。搜查结果，有了好东西全部拿走，搜查时兵是不准进来的，只有小队长和我进行搜查，如果需要搜查的东西多时，小队长命令班长以上进来一起搜查。主要是因为翻译懂话，所以在前头，在搜查中，学小队长大喊大叫。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查出来，查出了由日本来的物品如肥皂、粉、牙具等物品，拿走了几块肥皂用了。当天三更又到了一家搜查，这个人家有老太婆和大约45岁的妇女领着小孩睡觉，当中约有40多岁的男人给抓走了。第三个人家是有约50多岁老太婆领着小孩睡觉，还有55岁左右的男子和20多岁男子1名，可能是父子关系，也抓走了。就这样，当天晚上就抓了5名交给了中队部。抓人方法是和头一个人家一样，不管哪一次都是我站在前头，先动手。搜完3家就亮天回来了。搜了3个人家，什么宝贵的物品和手枪等没有查出来。

第二天三更又出动，又到了一个人家，又把这个人家包围起来，进屋，见有一个男的从窗户想跑掉，腰部挂上窗户上，我抓起来一看，约70多岁，还是个拐子。我向中村小队长说，象这样的人抓去有什么用？中村小队长看了一看：“啊，什么”，就说算了吧，因此没有抓走。这就搜查了一家。回来的途中距离很远的山谷有一个人，并向他开了枪，但距离太远没有击中就回来了。

第三天三更又出发活动，所有的居民都跑掉了，只剩下女人，一个男子也没有抓着。这样搜查活动了3天。3天后十二中队抓来人全部枪毙了。事后马上把住户的房子点火烧掉，烧房

子时屋内有物品硬烧，我和军队一样参加行动的。

讨伐柳树河的总目的是：说这个地方是共匪窝，全部抓起来杀掉，把东西抢光，把房子烧掉，把共匪扫光。当时讨伐使民心不安，由舒兰县来了一名参事官，骑着马来到战地，说了几句。但大队部说：这是军部的指示，没有办法。故日本参事官就回去了。在柳树河共活动三、四天，约二、三天没有活动，在柳树河共是一周，活动范围以柳树河为中心方圆10余里地。

《老黑沟事件》卷二30页：当时子弹需钱买，给国家浪费，就用刺刀杀的。在杀时有跑的，就又用枪打的，步枪机枪都用了。杀完，日本兵（都是十二中队的）回去磨刺刀，他们乐的说：杀了几个，几个。《老黑沟事件》卷二32页：我们从柳树河出发到沟里一个山上沟里河边住了五六天，目的是截击宋德林部队，没等着。接到电报撤回到了向阳山，后到山河屯。

《老黑沟事件》卷二26页：到达了拉林河，我们一小队改编为“变胜”小队。“变胜”就是全大队选拔了20余名以重机、轻机、无线电等武器装备的一个小队。改编后为阻击共匪宋德林部队，继续约三、四天的行军，到了山河屯。在山河屯的有三十八联队、三十四联队，全部集合在山河屯，山河屯的苦力全部打发回去。我们从蛟河出发到达山河屯这一段讨伐期间共40余天行军，主要目的为了全部扫荡宋德林部队。这次讨伐叫春季大讨伐。

我们小队离开拉林河，向其他方向进军，走出约20余里发现了树在摇动，小队全部到了目标地，在两个树洞里（空心树）抓住6个老百姓，绑起来。吃午饭时，中村小队长命令枪毙，打死5个，跑了1个，开枪没有击中。向向阳山行军。

从那时起部队行动和作风及时转变，向居民实行奴化政策教育。当时向阳山一带住的三十四联队、独立守备队、满洲国

军，目的共同打击宋德林部队，消灭在此地，结果都失败了。4个大队失败后向居民户点火烧房子，当时火气冲天。

从向阳山到山河屯，我们十二中队在柳树河抢的30多头牛，道上杀吃，到山河屯还剩20多头，卖给哈尔滨的商人，1500元，我与金永汉分了，每人750元。我回延吉市休假不到一周，就返回山河屯，回到自己部队。到部队不久，就马上经平安站到凤凰顶子，分两路驻扎，中队和三小队驻扎在凤凰顶子，第二小队驻扎在什么地方记不清，我们一小队驻扎在两方三。主要任务是建立居民户口，一周内出去查户口。目的是居民是否和共匪有来往，另一方面，组织集团部落。

调查户口时，中村小队长看到某家有年轻女子，就在门上点点。我也奸污了叫姓×家女人。来到两方三后没有干别的事，在百家长那里收的鹿茸、鸡蛋、鸡等都是事实，和以前交待没有两样，有时个别出去抓小鸡回来吃过。

金 立

1959年9月19日

刘书汉，男，汉族，贫农，1917年生人，舒兰县榆树沟乡柳树河子村。日军屠杀老黑沟前曾放跑汉奸特务陈生，日军屠杀时被陈生救出，认陈生“干老”，并为日军到柳树河附近各沟岔烧杀时“拉道”。

我从伪满就在柳树河子住，是老户，在这种地。1935年阴历四月二十七日本鬼子来杀老黑沟时把我抓去，在要杀我时由陈生将我救出，之后就为日军效劳，给他们领道搜山，抓人、杀人、烧房子。后又给日军（陈生交给我的）牵一瘸马领道，离开柳树河经过老汰沟、六道滴子奔向阳山，后到山河屯住了十

几天将我放回，由山河屯上火车，陈生领我到了蛟河，到窝瓜站住三四天后回柳树河。

在杀老黑沟前，老黑沟这趟沟里住的是德林抗日救国军，他们有时到蛟河、新站那边去绑票。1935年春天，他们从蛟河县窝瓜站把陈生抓来放在我叔叔刘喜林家，四月的一天，我老婶刘黄氏（黄秀英，笔者注）见看票的军人睡着了的时候（这时是午前）就把陈生放跑，看票的人发现跑了就在后边撵。陈生从我老叔家跑出来后跑到我们家门口，这时我在院子里喂猪，陈生对我说：“快、快，小孩把我藏起来，胡子撵我来了，抓住我没命了。”我心想救他一命吧。我就告诉他：“快，西仓库里有米仓子（四节板的米仓子），快藏在那里去。”他进去不久，就追来了三四个救国军战士赶到我们家问我过没过来人，我说：“没有过来，没看见。”他们问完了就走了。他们走了我就把陈生快放走了，从那他就认识我了，在要杀我时他救了我，我还给他磕头认了他干老。他跑回窝瓜站后报告了日军，说：“岭后（指老黑沟）都是胡子，没有一个好人。”日本鬼子给他换了军衣，在旧历四月二十八日他就亲自领日军来杀的。我亲眼见到陈生把他被绑时曾住过的老费家（费德珍、费德福）、老孙家（三四个）、老朱家（三个）以及李兆贤、秦麻子、老杜头、我等，连男带女共抓了60多人，把女的和小孩都放了，还剩下我们22个男的，午后把我们牵到胡家店房院里，约干一气活的时间一个一个地牵到胡家店里都杀了，共杀了21个人。因陈生被救国军绑来时就在这沟住，对这地方他很熟悉，所以他亲自领日军抓的。

在柳树河子杀完后住了七八天，他和我两人领着日军在五月六日过北岭奔老汰沟去了。到老汰沟上，边走边抓人，到老汰沟时（离柳树河子五六十里）共抓了十几个人。晚上还见被

抓的这些人在那里，第二天我到屯外割草喂马时（陈生交给我一匹瘸马牵着）看见一堆死人，才知道鬼子把抓来的那十几个人都杀了。这一天又奔六道滴子走，第二天走到六道滴子时又抓了七八个人，住了一宿，被抓的这些人又不见了，可能又给杀了。住了一宿又奔向阳山走，一路走遇着人就打死，共打死了有十几个。在向阳山住了三四天后又奔山河屯去的，从向阳山到山河屯没有伤着人。

杀老黑沟的日军是三十八联队三大队，我在的这个队是××中队三小队。队长是小个，大胡子，稍胖，忘记叫啥名了，翻译姓皮，陈生会些朝鲜话，常和翻译在一起。

刘书汉

1966年11月12日

1966年11月11日在柳树河生产大队部分群众座谈会上，
刘书汉的部分供词：

杀大沟时陈生把我救出来后，在胡家店房时，我给他磕了一个头，认了陈生“干老”。

孟兆龙头一趟去直接找的日本官，他到屋里说的啥我不知道，他那时当十家长，去是为保人。日本鬼子和翻译说，翻译就问我：“他（指孟兆龙）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说：“是好人”。日本子拿着刀威胁我说：“什么的好人。”我怕他杀我，我就马上说：“他不是好人，他不是好人”。日本子就立即把孟兆龙绑上了，在胡家店把他杀了。

从那以后，我就和陈生常在一起，他时常和我说：“你们这里不说都是胡子，也差不多。杀的没有好人”。我说这些人都不是胡子，有些都是我的亲戚。我问他怎么被胡子抓的，怎么跑的。他说是抓来放在一家一个妇女把他放了。他说他在岭前窝

瓜站向日军报告“岭后都是胡子”。他还说他被抓来十多天，熟悉道，自愿领来杀的，日军就给他换上黄衣服领来的。

四月二十九日，在胡家店杀人时放的我，第二天（三十日）就叫我领他们到山上各个沟岔去抓人、杀人、烧房子。这一天就烧了三座房子。第三天（五月一日）到东边黄柏璃庙岭，没抓着人。第四天（五月二日）到榆家趟子（在柳树河南边10来里地）遇着一个人在木头堆上坐着，鬼子一枪打死了。这个人是李大瘸子。第五天（五月三日）到大王砬子（在这西边七八里），隔一个甸子见一人，鬼子打一枪，把那人打倒了。在这屯南边三里半地的唐万禄家门前把一个妇女和两个小孩（都是十来岁的小子）用刺刀刺死了。第六天（五月四日）奔葫芦头沟，途中打了两枪，不知打着人没有。第七天没有出动。第八天（五月初六）一早我和陈生领道，全队奔老汰沟、珠琪、六道滴子、向阳山去了。

赶走（一边走，笔者注）他们就烧房子，一直烧到沟里。走到老汰沟，黑天住下了。在那抓了十几个人。第二天这些被抓的人就没有了。我给牵马，到外边割草遇见七八个尸体，才知道是把他们杀了。午后我们就又奔珠琪走了。赶走抓人，走到六道滴子，这一天抓了有十一二个人，晚上人都还在那里，我们走时就看不到被抓的这些人了，可能给杀了。走了一道，不断枪响，走到跟前一看，是打死了一个。从六道滴子到向阳山，共打死约二十多个。第三天，走到向阳山街外，就没有再杀。在向阳山街里住了3天，后又向山河屯走的，到山河屯就住下了。住在山河屯一个烧锅。在那住了七八天，就把人都放回去了（背小背的老百姓），用的是闷罐，连人带牛马一起上车。姓陈的就领我也上车了，走到蛟河，姓陈的在蛟河买的鸡蛋背着，有个朝鲜人牵一头牛，一起回到窝瓜站。他是用自己的牛给日

本子驮东西的，他姓金。到姓陈的家，他叫我给他铲了三四天地。我们这屯有个刘狗崩子（刘景生，他儿子在“联合”住）和陈生认识，陈对他说我在那，叫刘捎信给我父亲，我父亲把我领回来的。

手无寸铁的千余居民被 伪满日军杀害在老黑沟

北京大学留学生 石切山 英彬

（1988年2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

杂志第76—86页现场报告）

1935年的旧历四月末^①，日本关东军第三十八联队调一千多兵力“讨伐”了中国吉林省舒兰县境内的老黑沟，惨杀了这里的1017名居民。

老黑沟座落在距离吉林市东北方向大约80公里处的一个山沟。现在改名为榆树沟乡。1987年秋，我访问了这个长40公里，最大宽度为4公里的山沟乡村。

首先，在乡政府招待所听取了当地史志办工作人员卢喜军先生介绍的惨杀背景概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强占东北，抗日的烈火很快就燃烧在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当时，老黑沟这个山沟当然也就成为抗日队伍活动的一个据点。

日本侵略军队企图歼灭抗日队伍的同时，也计划屠杀无辜

^① 此文用汉字表示的时间均系旧历。

居民。日军分两路，奔袭了老黑沟。在这个山沟里，居住着三百多户人家的农民，种植苞米、大豆，靠着辛勤耕耘来维持生活。日本军队在这里杀人、放火，反反复复地折磨了整个山沟。骇人听闻的惨杀，是从上方的长安开始向着四清方向进行下去的。

要详细确凿地了解当时按小队分别进行的惨杀情景是困难的。但是根据迄今为止的调查，可以肯定惨杀是分别在山沟里的6个地点进行的：①桦曲柳顶子（现在的长安）；②北大泡；③胡家店；④月牙泡；⑤桂家（现在的四清）；⑥柳树河屯西边。

惨杀持续了5天。在以上6处集中被惨杀的有980人之外，还有个别被抓惨遭杀害37人。手无寸铁的无辜的1 017名一般居民，竟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关于老黑沟事件，在《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刊印）一书上有惨杀持续“八九天，被惨遭杀害的居民有三十多名”的记载，我这里采用的是卢先生提供的数字。

卢先生接着说：“外国人访问这个山沟，日本投降后是第一次。我们希望你们日本青年以真挚的态度对待日中间的历史事实。”

下面是由幸存者亲自用汉语叙述的，个别地方我没有听懂的由舒兰县教育局于洪林先生帮助翻译的。

桦曲柳顶子

车窗外的呼兰河，随着车的奔驰忽隐忽现。据说发生惨杀的那一年，这条河水被居民的鲜血染红了。吉普车顺着收割前的田野高速地向南奔驰，最后到达山沟的最高地点——桦曲柳顶子（现长安）。

尹凤山（男、70岁、农民）站在50多年前的集中惨杀现场上介绍说：“开始惨杀后的一天傍晚，我在这看见了躺在血泊里

的四五十具尸体。尸体在离道路四五米的林子里，一个摞一个地躺着。我是农民，有一天在地里干活儿，看到日本军队突然放火烧九云山庙，霎时天空黑云弥漫，我家5口人很快逃进山里幸免于难。”这位尹老人把惨杀事件叫“杀大沟”。

老黑沟大屠杀是这样从桦曲柳顶子开始了。

胡家店

孙德发（男、65岁、农民）和他的侄儿孙恩（男、57岁、农民），惨杀事件当时住在柳树河子。这两位讲的当时惨杀经过情形是这样的：旧历四月末的一天清早，我们全家男女老幼还在被窝里。屋外喧嚣异常，突然窗户从外面给砸坏了。

孙恩被惊醒了。他睁开眼一看祖父、两个叔父、祖父的弟弟等4人已经被日本兵抓住了。他在发暗的屋里紧紧地贴伏在窗口目睹了屋外的可怕情形。

孙德发老人说：“我爹他们四五个人用铁线被穿成一串。日本军队把八号铁线弯成钩形，贴近锁骨穿进皮肤钩住锁骨后再穿出来。穿好第一个人再穿第二个第三个，这样把好多中国人穿成了串儿。除了我爹，还有很多的居民都把锁骨被剜穿成串了”。

日本军队把孙家的家族骨肉带走了，留下来的就慌慌忙忙地逃进了山里。

逃到山里熬过十七八天后，孙德发他们兄弟5人下山去寻找亲人。在路上碰见了刘书汉。他说不必去寻找了，他们都死在胡家店。

孙德发他们跑到胡家店，看到所有的房屋被焚毁，废墟上到处是相貌全非、奇形怪状的尸体。每一具尸体被烧焦而弯曲了，变形了，有的耸立着烧成炭样发黑的手和脚，有的还被烤焦而萎缩，没有办法辨认是人体变成的尸首。

全部尸体都用八号铁线，三四人到五人左右为一串的穿联了锁骨，由于陈翻译官讲情，孙德发一个人侥幸免于灾难。

下面是刘书汉讲的胡家店惨杀情形。他说：“日本军队将强迫驱赶出来的人用八号铁线穿透锁骨拴在一起，集中到胡家店。被铁线拴住了的人们，疼痛异常，不用说逃，连动一动身子都疼得难忍。日本军队把这三四人为一串的中国人排列成队，站立在他们面前。一个日本兵包杀一个中国人。杀人是用刺刀挑死的。被抓来的每一个人都用刺刀挑一刀，不管刺得深浅，事后葬身于烈焰之中。

难以忘怀的死难者

孙德发他们5人，在废墟旁边挖掘了2米深的坑，用铁锹挖好了坑，从废墟上把尸体一个个拉过来掩埋掉了。

在柳树河，还见到了幸存下来的费淑珍（女，63岁，农民）。她讲：“我们一般民众，害怕日本军队来，也害怕土匪来，有什么好吃的，哪边来了就给哪边。”费的祖父、父、叔父3人是被日本军杀害的。

到了集中惨杀现场，曾经是茂密的森林，采伐了树木，现在是水田地了。只有孙德发他们5人修的坟墓座落在池埂对面，是直径三四米，高一米五左右的土馒头形，上面还有繁茂的杂草。

我向周围的人打听是否知道曾在这个地方做过什么事时，在场人齐声回答：“知道，比谁知道得都清楚”。

鱼网上现今尚能打上来人骨的泡子——青顶子月牙泡

吉普车驰离乡政府往西北方向跑了一段路，就进入了长满杂草的乡间路。我们请了一位妇女做向导继续向前跑，目的地

——青顶子静悄悄地伫立在呼兰河北侧。

现在是300多户、900多人口的这个村，遭了惨杀后暂时成了无人地带。当时把青顶子居民集中起来进行惨杀的地点就在这个村南边500米处的月牙泡泡沿一带。

全长200米，最大宽度10米左右（惨杀当时20米左右）。这个半月形泡子的水，不知是为什么好象发着淡黄色。我向讯在泡子南沿上莳弄苞米的老农妇。她说：“都说好多人的骨头沉在水下面才发出黄色的。很多的血也流了出来，肉也腐烂在里面了才……”。

泡子的周围象是漂浮湿地，低洼处都浸在水里。岸边的树木郁郁葱葱地挡住了泡子。姓林的向导（女、20岁左右、农民）说：“大白天姑且不论，天一黑了女孩子们就不能靠近这个泡子”。

“在这里检出不少人的头盖骨和大腿骨呢。”这样反映的是原学校的一位教员（男、20多岁、农民），在泡子的东边他见到我时这样说的。他接着说：“1966年捞鱼网上打捞出来的。”好象是青顶子小学的3名学生也给我讲：他们在1987年的春天捞鱼时，网上挂上来了人骨。

“土生土长在青顶子，对惨杀事件知情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了。”说这般话的是现在住在青顶子南边的绍喜双（男、69岁、农民），是月牙泡集中惨杀场上的尸体发现者。他面对着一个日本人，我看出了他的心情很不平静，频繁地眨着眼睛。但过了一会儿稍微融洽了起来，从嘴里迸流52年前他亲眼看到的种种情景。坐在火炕上给我讲了下面的事情。他对日期、时间的记忆清楚，所以我的报告也用了日期、时间（均为1935年旧历）。

当时绍住在青顶子偏北的舅舅家里。邻居有刘家和高家。刘家是寡妇家，她有晚得的10岁前后的两个儿子，共3口人家；高

家6口人。

四月二十八日午前10点多钟，日本军队来到了青顶子。绍和往常一样在苞米、谷子地里劳动着。“看来日本军队大约是80多名，都穿着黄呢毛料制服。”他心想：“我们是农民，种地是我们的职业，没有做过什么骇怕人的事。”这样继续在地里劳动。

二十人穿连成串被杀害

日本军队这天什么也没有做，从绍喜双劳动的北面绕了个弯就往上边回去了。他们的钢盔光滑，发着刺眼的光。

绍接着说：二十九日中午刚过，有人从山沟上方慌慌张张地跑下来说：“日本人在沟上边杀人啦，你们赶快逃啊。”绍跟他的父亲两人逃进了山里。这时，青顶子村落乱了，变成了活地狱。“有战战兢兢吓瘫了的，男的喊叫，女的痛哭，听得很清楚，总之是中国人的喊叫声”。

日本军队为了集中杀人，把居民用刺刀威逼赶到一块儿。后来，绍喜双才知道被赶出来的中国人双手用铁线上绑拧紧，从两臂中间穿上一根水曲柳杆子。每一根杆子能穿上20左右的人。

居民的房子，人被赶出后就依次放火烧掉。绍在逃进的山上看到了青顶子到处是冲天的滚滚黑烟，也看到了村落里窜来窜去的日本士兵。

第二天借没有日本军队之机，绍喜双下了山。青顶子一夜之间变样了。在废墟上看到了人的骨头，是在家个别被抓惨遭杀害的。绍和其他从山下来下的十多人，一起去寻找日军带走了的人的下落。

很快发现青顶子南边月牙泡沿一带集中被惨杀的尸体。月牙泡那边有两处集中惨杀现场。现在这个泡子的周围是稻田和

苞米地，可当时这里是林子、是杂草丛生的湿地。

绍等人首先在泡子里和泡子沿边上发现了无数的尸体。绍说“谁也没有数过尸体”。

泡子里，泡子沿的这里那里到处都是尸体。上半身在水中，下半身在水外倒立着的，全身泡在水中头部搭在岸边上的……。

从这儿再稍微往南走200米，则可以看到另一个集中惨杀现场。所有拴连在木杆上的尸体，是和月牙泡平行着排列成两排。每一排由3根木杆组成，共是6根。每一根大体拴上20人。尸体的脚都朝泡子，脸朝下躺着。木杆子压在尸体的脊背上。

120具尸体上留有枪弹和刺刀两种伤痕。不少尸体的头部后面都留有刺刀刺伤的痕迹。这是杀后再刺咽喉以断最后的气息而留下来的。老的和少的，昨天还是好好的在地里耕种劳动，欢蹦乱跳过啊，今天变得这样的可怕。刘寡妇的10岁左右的儿子也混在大人里边死去了。

绍喜双把眼缝眯得细细地接着讲述往事。

他的语气原来就有点强，谈到这儿就更加激动起来了。“他妈的！”像吐出似地骂了娘。姓高的他们5个人也都死了。幸存下来三四岁的幼儿来绍家玩过，后来听说寄养在吉林省娘家的一位叔叔家里。

我的胸膛被刺，然后脖子也……

在月牙泡附近亲身体验过被捕杀，以后又获得九死一生的姜桐彬（男，72岁，1987年9月居住于五常县）。由于健康上的理由这次没有得到会面。但他在1986年，向舒兰县史志办谈过惨杀事件的见证。下面介绍的是他的见证：

姜等3人被绑在3根榆树上，日本军队枪上上了刺刀。先刺了一个老的，其次是姓郎的一个青年人，目睹了闪闪白亮的刺

刀刺进胸膛，同时也听到了两个被刺者的惨痛喊叫声。这样凄凉悲惨的喊叫声由远处也不断传来。“我心想我就这样完了”。

“担当刺杀我的‘日本鬼子’解开了我的棉袄扣子。他的手在哆哆嗦嗦地发抖。他后退了五六步，端起枪向我喊着杀声刺来。刺到我的肋骨下面，闭着眼睛喊叫了几声。随着喊叫又刺我一下。两个伙伴已经奄奄一息，连动都不动了。我暗想：喊叫是不是会招来刺刀？我闭上了眼睛，一点呻吟也不出，忍了下去，可是马上从侧面又刺来一刀，刺上了脖颈。人到了这个地步，真的没有再喊叫的劲儿了。‘日本鬼子’看到我不能再喊叫以为死了，就把绑绳给解开了。我俯伏倒在地上。这群残暴的野兽还刺了我的腰部一刀。刺刀没有深进，在坐骨上边停住了”。

第二天，他得到了现住舒兰镇的郭书堂（男、87岁、农民）的救助。郭书堂向笔者说：当时看到姜的脖颈上有2个、胸部3个伤处，是我帮他治疗的。（本文中的年龄均系1987年9月的虚岁。）

（金 恒译）

黯淡了的记忆 ——奈良联队的点与线

日本《朝日新闻》杂志社 藤森 研 金恒译

“老黑沟”这个地名连同53年前在那里曾经发生过有千人规模的村民被惨杀的事情，恐怕在日本几乎是不会有人知道。

根据日本方面的历史史料，它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证实呢？

中国现场报告所提供的线索不过就是“1933年农历四月末”这一时间，“吉林省舒兰县老黑沟”这样一个地点和被指名的“加害者”是“关东军第三十八联队”这个部队名，根据这三点去弄清事情的真相是成功度很少的。

首先走访了东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很快闹清了“第三十八联队”这一“加害者”指的是奈良县出身的步兵“第三十八联队”。根据查阅该馆收存的《奈良联队战记》（1963年大和时报版），自1934年4月至1936年4月期间，该联队确驻扎在伪满齐齐哈尔市。

可是对于需要说明问题的1935年春季讨伐行动，该《战记》上是空白着。只在《特记事项摘录》上记载着：①1934年10月—11月，参加吉林省大讨伐联合作战，转战五常——阿城——珠河——宾县——榆树等地域（照抄原文）；②1935年6月8日，第二大队前往间岛省讨伐残匪。这样，把中间（上述两个时间之间的）时间给漏掉了。操纵该图书馆微机检索卡片深入查寻，所找到的“三十八联队战斗详报”仅仅收存保留着1937年以后的。

或许现场报告上的日期，是否将1934年之秋误记为1935年之夏？倘若事情真是这样，那么实际转战的地域又不吻合了。

给北京石切山（编者注：石切山即前文作者，与本文作者分别在中日两国同时对此惨案进行联合调查。）的国际电话挂通了。传达了所有疑问点，委托他重新取得中国方面对确定时间的根据的证实材料。笔者飞到了奈良。

在《奈良新闻》当时的报道上发现了线索。1935年7月10日，载有由田路联队长向奈良县民写的近况报告。

“自15日以来，出动于吉林方面30余日的春季讨匪行动业已结束，现在已转入夏季讨匪行动……”从该报其他报道文章，

可以推断上述文中的“15日”所指的肯定是指1935年5月15日。虽然不知什么原因“奈良联队战记”上是漏记了，但三十八联队从5月中旬以后的一个多月的期间，确实是在吉林省施行了春季讨伐。

奈良县添上郡田原村（现在奈良市）帝国在乡军人会田原村分会，在1937年刊行了非卖品的《随军史录》，这是这次发现的又一个贵重的史料。它记载着当时分会员聆听归乡士兵（现役）的“武勇传集”。

看一下夹杂着空白符号（指当时军事上不得公开的机密，即地点、人物等都以○○等符号表示——译者注）的每一个“证言”（指武勇事迹——译者注），就会象解开线团似地把三十八联队1935年的春季讨伐足迹浮现出来。

某一个人的“证言”写道：“5月15日，参加吉林省方面的讨伐，护卫一货车的弹药，向着敦化……。”

另外一个人的“证言”是“5月14日从驻地出发。15日到达吉林省。20日黄泥河。不断地向腹地前进，30日到达○○○○。6月8日参加三人班儿附近的扫荡战。”这个“证言”者还健在，他向笔者说：“在吉林省下了火车后向北笔直地行军，翻山过湿地，最后我想是到了哈尔滨。我跟随着部队的尾部行军的。”

请参照地图。大概从叫做敦化的车站出发的部队，经由黄泥河向哈尔滨方向行军，30日前后到达于某个村落，6月8日，还说到达三人班儿附近了。

比这个更进一步，从《随军史录》上翻到了决定性的记述。那就是A步兵上等兵的下述“证言”：

“5月30日，到达于叫做青顶子的村落，宿营于该地。中队于31日半夜，自从该地出发，前进中清早遭遇了大湿地”（照抄

原文)。

这样，步兵第三十八联队以讨伐土匪为目的，在1935年5月30日，进入了老黑沟的青顶子这一事实是确认下来了。中国方面的调查结果同日本方面的史料是没有矛盾的。

需要澄清的下一个问题是对于千余居民的惨杀行为。

还是要继续归纳《随军史录》上的A上等兵的“证言”：

“31日，通过大湿地的进军中听到是‘砰’的枪声，是从侧面射击的。准是土匪，中队应战了。‘匪不退，我不进’的对峙状态。此时飞来一弹，命中了上等兵。‘妈的要报仇！’中队开始了猛烈攻击。土匪终于遗弃数具尸体逃走。”

这个记述既没有证明对老黑沟各地点的集中惨杀，也没有加以否定。A氏等人在大湿地所听到的枪声，说不定会是日本军的《奈良新闻》当时所报道的31日前后的死者，只有A上等兵一人。那么“猛烈的攻击”了什么呢？是个疑问。

日本军当时所称呼的所谓“土匪”这一实体，一般指的是反满抗日的游击队，“……根据不同地域的实际，识别匪民是极为困难的……”(关东军参谋，1935年)。情况就这样。那么被遗弃了的尸体，是不是真“土匪”？A氏于1945年阵亡了。他的亲人们说：“没有留下任何资料。”

寻找了生存者。但在当时所遇到障碍比预想到的还要大。访问了提供给《奈良联队战记》有关资料的旧军人战后组织——“至诚会”。互相扯皮，推来推去，循环回转之后得到是：“没有资料，了解当时情况的生存者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答复是极其冷淡的。

“那，不可能！我一个也没有杀”

找到了健在的原三十八联队一位军官。但是，他的家属还

没有听完取材意图的说明，就以因是“高龄”而郑重地插嘴谢绝了证实。

“奈良县对同旧军队有过关系的所有人员施行着缄口令”。这是关西（大坂、京都）某历史学者说的。1935年的下一年，就是这个三十八联队登上过南京大惨杀的舞台，是参加攻克南京战的部队之一。

线索还要回到《随军史录》。会见了3位生存者。

曾经参加过春季讨伐的C氏（73岁）明快地说：“在那次春季讨伐上未曾有过战斗和惨杀，因为没有与土匪遭遇过。”

《随军史录》中的C氏条款上有这样一节记载：“6月12日雨。在野营地见到同乡D氏。‘喂！C君，模样变了’，‘你的变化也很大呀’，‘C，你杀多少人？’，‘杀了三个，你呢？’，‘嗯，干掉了十五六个’。现在家里都会想些什么呢”。

把这个部分指给C氏，看后，他的表情微妙地变暗了。

“哪有的事，在那个地方没有见到过D呀。《史录》上写的是D氏杜撰虚构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杀过。”

过了不久，“有过这样的事”，他转了话题后这样说：“1935年春，参加齐齐哈尔附近的河边演习，在激水处看到一百多具漂在水上的土匪尸体。打那时以后，我就没有心思再想喝鲤鱼熬的酱汤了。”

“1938年，驻扎在华中一带时，我看其他士兵常把逃在山里的中国人当成‘便衣队’捉来杀掉。其实，是‘便衣队’还是农民无法知道，我对他们说过：‘枪弹会吼叫的’，并提醒他们‘即使杀的是中国人，也会因果报应的’，但是一遇上机会，杀害也就继续下去了。”

原是一位伍长（下士）E氏（74岁）。在《随军史录》上51年前这样讲的：“土匪非常地○○。用刺刀这么一刺就很容易刺

进去，可以毫不费事地刺杀得了，要讲这类故事，那就多得很……”。

双方的记录指向一致的那个时刻

给E氏挂通了电话。他明确地回答说：“讨伐当时做了治安工作。要我具体地讲？凡是反抗军队的都加以肃清……。”E氏有事，不得不等待到第二天上午访问他的住宅，他变卦了，否定了说过的事。

“屠杀居民等事情我是没有怎么听说过。日本军队一到村庄，人家骇怕都会逃山里去的……”。背着不放心离开老伴身旁的老妇，悄悄地给他看了《史录》，打听关于惨杀的一些事情。笔者感到：他的谈吐，往往界限模糊，真伪混淆。他说：“具体的事儿干脆忘了”，“好事儿还记忆着……”。

老妇终于察觉到谈的是什么。她插嘴说：“那个人告诉你去E处打听的吧，是这样告诉你的吧。肯定有这样的。”她向她老伴的战友开始了大骂。

F氏（74岁）是当时一位上等兵。在他的庄户住宅的洋灰地上进行交谈。“那样的话我是没有听见过呀。”

给他看了《史录》。

“又弄出这样的东西啦。”这句话，他重复了多次。

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东京，给北京的石切山氏挂去电话。

“日期还是没有错。”在电话里石切山这样讲。

“不，根据后来的调查证实，三十八联队在1935年的春季，也去过吉林省。可是你知道绍喜双所说的1935年旧历四月二十八日是新历的什么时候？”笔者这样打听。

石切山在电话机旁，从中国的历史系学生们常用的“新编万年历”（1986年修订版）确认出了时间。他说：“新历是5月

30日”。

老黑沟的绍喜双所记忆着的“那个日期”和已故上等兵所留下日期是恰恰相符了。

日本方面的证据，现在仍然只不过是个情况而已。

但是，“当时的中国”，“当时的日本”，随着“现在的中国”，准确地将“老黑沟”显露于光亮之处时，只有“现在的日本”将记忆拼命地推向黯淡而在挣扎着——没有办法甩掉紧紧缠绕着的这个印象。

（载1988年2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杂志80—82页）